三淵集 十五

神道碑銘
墓碣銘
墓表
行狀

三淵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神道碑銘

兵曹判書尹公神道碑銘

慶州府尹鄭公神道碑銘

墓碣銘

季舅内侍教官羅公墓碣銘

僉知中樞府事鄭公墓碣銘

贈戶曹叅判羅公墓碣銘

扶餘縣監權公墓碣銘

同知中樞府事趙公墓碣銘

歙谷縣令洪公墓碣銘
海昌尉吳公墓碣銘
李元培碣文

三淵集卷之二十九

神道碑銘

兵曹判書尹公神道

故大司馬尹公沒後幾年嗣子湜將立墓隧之碑問銘于昌翕昌翕僇人也不欲以姓名累公螭首辭之至三而不得免焉乃忘慚而爲之叙謹按公諱世紀字仲綱海平人始祖曰君正事高麗高宗官至尚書左僕射高祖曰斗壽佐我　宣祖隨難于龍灣有勳勞官領議政海原府院君梧陰其號也生諱暉刑曹判書生諱勉之僉正生諱堦官戶曹判書贈領議政

以器局稱於世寔公之考娶豐山洪氏叅判霙之女以崇禎丁亥生公公生而儁偉負氣好義落落不羈雖遊戲雜劇乎至肄業時兀兀植坐不知有他事記性絕人從議政公傍聽所讀書背誦不錯議政公大奇之甫成童工草楷詞藝蔚然令 上乙卯春中司馬冬擢增廣文科攝堂后時 上初即位晋接多儒講論移晷公隨聞疾書筆翰如流諸公歎其遒敏選補承文院副正字已復入堂后時黨人楊夢舉等疏誣鄭松江澈承旨趙師錫因夜對白其誣罔權瑎等反斥趙公而右夢舉公慨然進曰鄭某忠淸國人所

共誦誣以殺崔永慶則誠巧慘矣遂以出位被推而
公論多之歷著作博士陞典籍拜江原都事將撿田
首斥大吏之怙勢封己者一道畏憚庚申傾否拜正
言尋移持平糾劾奸壬朝著肅淸歷禮兵兩曹佐郞
還持平論黜趙絅之配享 廟庭又言 殿下爲公
主營第棄 祖宗成憲宜從節省以昭儉德以問禮
官往來濟上復入兵曹移正言判尹金德遠應旨上
疏公斥其躑躅探試狀又言睦來善等負犯旣重而
肆宥於德遠疏後伺釁樂禍之徒必將接迹以起仍
請削德遠職收還來善等赦旨公遇事毅然不以利

害前却以此見惡於羣壬辛酉再爲持平以兵郞兼
實錄郞廳轉掌令又三爲正言啓曰明善明惠兩公
主早世未及家其臧獲土田一委閹豎之手殘民膏
血盡歸囊橐請卽革罷移用於賑民之資以小行人
赴瀋陽上使老峰閔公相得驩甚稱氣槩不凡旣還
選知製敎遷成均館司成掌樂正復來去掌令先是
鄭之虎首發尤菴宋先生告 廟加罪之論附麗權
奸躐致淸顯而及死有褒贈公啓請追奪其職又劾
營救者睦林一出守通川値歲儉悉心賑救恫瘵以
蘇郡故荒僻無文事公繕修學校選邑子課掖儒風

丕變未幾以病罷士民謳歌而碑之癸亥　明聖大
妃禮陟叙爲國葬都監都廳甲子拜掌令時金煥之
啓旣停旋發公惡其喜事起鬧不隨叅又言金晳見
剡忘耻由是大忤時論竟被玉堂劄罷以都監勞陞
秩遞政拜刑曹叅議上疏申前說左遷爲永興府使
永介北門苦武宰椎剝久矣至卽蠲邑之無名稅歛
置民袵席而束吏威亦行永人甚安之居數月解綬
歸拜同副承旨遞拜工曹叅議應教趙相愚以議政
公留守江都時事橫加汚衊時公方掌試旣竣不復
命而擊登聞鼓訟寃相愚竟坐誣罔而罷丁卯由禮

曹叅議拜右承旨一日 上因事下嚴旨于大臣顯示厭薄公啓言人主一心萬化之本必須鑑空衡平無所偏著施措之間庶無失中今以發於辭氣者見之全出於激惱不平而有欠寬和氣象此豈大聖人端本御世之道哉大臣者人主之股肱設有不合於聖心固當優容責勉待之以誠信不宜厭薄若是再啓爭之時夜已深又以文字所未盡者言于中官使啓達 上下峻批曰尹某徹曉煩聒惟事務勝傳啓外敢陳剩語可謂縱恣無忌憚命罷職臺臣言踈讜之性畢露悃愊不當罷累月爭執大司憲李坳亦上

疏爭之 上皆不省已拜兵曹叅知戊辰移承旨
莊烈大妃昇遐以告訃使赴燕己巳羣奸復竊柄用
事黨議政公于康津又誣公怨國編配泗川旣至恒
處一室足不踰戶外有親知同謫者要登覽以消憂
終不肯往壬申冬議政公卒于謫所 上命放釋公
卽扶櫬還京毀幾不全乙亥制終屬朝著更化拜刑
議疏陳議政公被誣顚末 上報以洞悉尋移右承
旨李濟億等疏誣尤菴不當與趙靜菴共享 上卽
命遠配修撰閔震炯疏救濟億公與同僚啓曰濟億
等恣意毒正 聖上深加痛斥而震炯乃反汲汲營

護語意不正　上命遞震炯職嘗於筵中引同春
宋先生陳白于　先朝者請令　世子日侍經筵與
聞討論而備局次對亦宜入侍使明習國事　上嘉
納遞拜刑議爲養得成川府使俄以與方伯有嫌棄
歸由戶曹叅議拜大司諫時國內大饑廷議貿胡米
以賑之右相崔錫鼎承命西下儐接胡差受悖慢之
書公與憲臣合啓論辱國之罪又論吳道一媚悅營
護狀並請削黜　上皆允之復上疏曰北米之請初
出於朴泰淳之口挾持利害疑亂羣聽而替主其論
終成其事者戶曹判書李濡也謀之不臧以至辱及

聖躬害偏一國今罪其主事之臣猶可明義理而
戒方來也俞音尚閟公論不伸願　殿下速賜允從
仍言銓曹以秦淳備擬承旨之失又入對奏曰方今
艱虞溢目尤急人才大司憲金昌協儒雅學識士林
所推今車駕謁　陵昌協必瞻拜路左　上若勉諭
使隨駕如古帝王載後車者則何敢膠守初志乎
上答以加意敦勉以工議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時經
大侵民皆流亡公深軫疾苦撫摩安集尤敦尚風敎
旌癉淑慝威加列邑無不震慴嘗慮彼船之犯境漁
採圖上海防形勢請以甕津縣陞府爲鎭專委以防

禦之策其餘各鎭事宜所欲變通者無不中窾而皆不報公乃歎曰必爲他日憂也秩滿拜兵議移戶曹正言朴泰昌搆誣以在海藩時有濫殺至請廷尉問公對簿自白旋因大臣陳辨遂不究又自承旨移大司諫　上因災異進羣僚詢以修省之方公進曰古人遇災則賀蓋人情遇災之時則一倍警惕有轉禍爲福之機故也今日君臣勉戒非不切至而深宮燕安之際寅畏易致間斷離玉陛一步地臣心漸弛誠可慨然戒自今砥礪精白上下交修常以今日之心爲心則大有實效矣末又以宮莊獄囚事反覆陳戒

上深納之兵曹判書吳道一嘗爲己卯考官恣意行私國言喧藉又於軍校試射時泥醉倒卧僞矢交亂公劾罷之時有科獄兩試官用情之說公啓請嚴覈同義禁李墪專爲道一地投疏眩惑不欲查究公引避言墪力戰公議甘心欺天豈非死黨之尤者乎時輩疾之辛巳轉禮兵戶議九拜承旨寫進 仁顯王后謚冊命賜廐馬用廟堂薦擢拜開城留守將有施設而旋移大司諫疏陳松都積瘼均民役變軍制辦勑需所劈畫凡三件廟堂覆啓許施松民感德竪鐵碑頌之遞拜刑曹參判理獄疏達始視事放出法

外拘繫者八十餘人輿情大快歷禮曹叅判副捴管改大司諫都承旨移大司憲改工曹叅判同知義禁府事癸未拜京畿觀察使特命超秩資憲除伴送使知敦寧府事北使所過需索無厭公以譯使不善居間杖數人使不得横恣一行帖伏道拜大司憲移授兵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銓叙之際大恢公道屛請囑抑僥倖振拔淹滞隨才調用凡以功勞有旨除職而身死不及調者奏請隨品贈官以信賞典先是禁旅百人輪直闕中入必躬挾櫜鞬而出亦如之公命造櫜鞬準百數置之直所除其挾持之勞士皆欣躍

至其馭軍以律莫不肅然訓鍊大將李基夏怒公有
規警語露章侵詆公引告不出累召輒違大臣言其
過當　上亦責以分義兩罷之未幾特叙拜知敦寧
由漢城判尹復判兵曹兼知經筵事正言朴鳳齡捃
摭微事有所論啓公引咎懇辭章累上乃遞拜禮曹
判書兼　世子賓客丙戌以判尹改拜兵判被正言
李翊漢所捏至遞罷未幾叙拜判尹尋拜戶曹判書
捴攝綱要不以察察爲務而嚴於自律用杜私逕至
謹守管籥吏不能上下其手或進以桑孔斂散之說
者輒斥去之曰但能調度節中不患用乏凡防納牟

利及預受價者一切不許以此歲計有餘事濟而民不病然公以財貨所萃不可久居引疾丐免優批不許前後違召至十許乃遞拜判尹刑曹判書皆辭不就己丑北使至差館伴冬死囚李鉽出死中求生計從獄中誣告公語涉不道公以知義禁方叅鞫蒼黃逬出胥命闕下一世皆知其虛罔而特以所關至重竟至下理聞者莫不愕駭及與鉽面詰鉽語屈 上謂鉽妖惡特命嚴刑卽承款伏法蓋鉽以醫技獲謁于公者僅一再而僕隷發其奸偷告官治之以此蓄怨故也憲官李墪等乘機逞憾謂公失飭躬遠禍之

道請削職公遂退居黑石別墅杜門謝賓從絕口不
言時事謂家人曰吾久處權要卒蹈危機幸蒙天日
昭燭得保首領顧無以圖酬萬一惟當屏伏田野歌
詠聖澤耳庚寅敘復西樞復拜兵曹判書即上章懇
辭 上賜答曰凶鈘情狀萬萬絕痛復授卿司馬之
職夫豈偶然公五上章槩言鄙訊辱理色不當更玷
淸朝辭極危苦批旨愈隆公感泣遂謝恩旋又三疏
力辭 上還給辭本公惶蹙詣金吾俟譴大臣白公
有疾難强 上不得已命遞本職拜左叅贊移禮判
兼守禦使公纔解中兵復掌軍務拘牽未退意甚不

樂而亦以寢病不衰嘗罕造朝正言呂光周疏論公病難任守禦之職　上令廟堂禀處大臣以謂公任重而病輕不當遽遞公上疏言宋臣歐陽脩求退不已曰豈可更待驅逐後之君子以爲至言念臣自處出於撥倨未遂乞骸之願將爲昔賢所笑誠不勝俯仰慚汗　上温批不許持平俞命咸又論啓於榻前請遞將任蓋與李整和應而語益深　上曰因其辭疏許之或可此豈駁遞者乎左相徐宗泰進曰尹某寬廣恢踈深得軍情廟堂就卿宰中擇任而臺啓乃如此　上曰臺言欠當竟不允公引告堅辭　上命

只遞守禦以左叅贊兼管宣惠廳堂上壬辰力疾登對蓋欲一瞻 天顔也以未展所蘊復上疏以申憂愛大要祛偏係以公好惡戒紛更以守舊章克寅畏以圖祈永廣招延以輔 春宮 上褒答冬護夫人喪往先壠將臨壙以十月十五日暴卒于墓舍享年六十六訃聞命輟朝賜祭閭巷士庶亦皆齎咨曰賢宰相亡矣禁旅之士追思爲致賻及魂車之返奔馳而迎哭遍滿原野以是年十二月葬于長湍府梧木里亥坐之原與夫人墓合封焉公氣俊而器宏不規規於繩削而制行自高六歲失恃號慕如成人及長

每語輒泫臉議政公之在謫公亦被譴以路遠信疎戀慕廢寢食得一味必專使送獻而手治腒腊以冀一嘗及承病篤每夜上園阜焚香禱天至閱寒暑訃至設位饋奠一如喪側其奉後夫人服勤不以幼老變節親意在幾微者靡不曲中而承之每時節盛供具稱觴羅列以歌舞琴笙與昆季子姪諧笑于側或作小兒戲禮所謂閨內之戲蓋得其意矣家居不問生產事久掌錢穀之權而廉白自厲田廬無所增嘗請諸弟曰吾與汝輩得至此者秋毫皆國恩豈可自累於俸祿外哉然平生不爲布被行以要名亦梧陰

公規模也喜施與不但爲親舊所歸雖未識面者往告以急不惜捐俸濟之嘗得隱臧獲累口中有已發身者憐其永廢也不徵一錢手書契券以與之其倜儻如此愛好善流不必其同調於儒林諸公傾嚮甚勤常有扶植之意諸公亦稱其質行風流之篤以爲難及獨其疾惡之甚雖顯者直斥其過不少貸見有矯飾買譽者若將浼焉嘗剪開庭柯之翳密曰人心疎豁不當若是耶至其喜怒任眞或欠從容而恢恢有虛受之量雖偏裨邇言見是則從之往往慢罵之餘回賜好顏以此大得軍情觀其送喪駿奔而知已

顛倒之矣公以其門第決科亦早而坐不藩飾以釀
望未免於薪積在銀臺見以小縣令陞辭者後乃平
步入中書堂而身猶未遷葢迤邅二十年始獲柄用
擔荷大而望實著豈所謂大器晚成者耶昌翕竊觀
當世峻望舉歸於都雅端詳穩筭可否者流而然其
一遇利害爲首鼠轅駒之態未必非其人也若公豈
非所謂麤疎不點檢者耶麤如李伯紀能成朝廷則
瑕瑜不掩短長互見固不害其爲大也迹公表裏孝
優于家務爲忠藎事不避難言不顧嫌致身則知所
急讓愛君則恐有闕失慨然發憤多在於公正讜樸

古人風有足稱者平世所立就只如此犖犖有幾箇哉雖謂之尙類梧陰其無所愧矣夫人羅州朴氏僉正世橋之女正郞李碩基之外孫也閫範純備宗黨歸以女士享年六十八生子女不育取中弟大司諫世綏之子湜爲嗣側室有一男濁湜娶朴弼夏女生三男一女長得敬餘幼銘曰

尹氏大姓著自海原洪洪碩碩茂德偉勳五世不斬公實肖孫坦其壇宇略無藻繪鬱鬱晩翠大老攸待人所峙望或以務外公所自厚不愧其內惟孝且友于政之施匪直也忠其器則利蒐乘夏官均賦地部

百斤之擔舉若鴻羽事有無妄不隕厥譽　主知愈
隆匪躬是勵毋念爾祖竭誠翊戴緩急之來若將需
擬釋權而逝曾不示德　中朝輿歎萬卒隕淚墓枕
松嶽民有餘思盼然衰世孰爭其偉豐碑紀善粗舉
綱節凡厥纖兒式此恢傑

慶州府尹鄭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必東字宗之東萊人自高麗左僕射穆始顯有
諱良生以淸名直節著在史冊入我朝累公累卿不
可盡載有諱淑官承文正字寔公之高祖曾祖諱慶
業義州府尹祖諱構贈左承旨考諱台耇贈吏曹參

判兩世之贈以公貴也叅判公有隱德嘗因薦剡除
寢郎而不就晚以侍從父拜僉知中樞貞夫人金氏
贈持平振坤之女以癸巳十月十七日生公幼頴悟
絕人六歲能綴文弱冠贄所爲文謁老峰閔相國老
峰乃授小學家禮手書莊重謙默四大字以贈之蓋
將矯輕就實亦嘉其不設裏襮以爲可教甲子擢庭
試文科當分館時爲娼嫉人所擠隸成均館物論稱
屈乙丑以尊崇都監監造勞陞典籍移禮曹佐郎因
事坐罷又差禁衛郎廳皆老峰所自辟也已出爲靈
山縣監莅以廉明治有條緒翌年己巳時事大變公

傷痛擬投紱而臺劾已發乃匹馬拜老峰于西塞及其沒也又迎哭于道爲之心哀甲戌傾否拜兵曹佐郎移忠清都事乙亥遭內艱戊寅拜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以兼臺審災傷于湖西由兵曹正郎拜司諫院正言極言民瘼　上賜批嘉奬遞還兵曹復拜正言時儒臣有所陳戒而逆耳者俄因他事被繫公疏論遷怒之欠當　上逐年展謁或以民弊爲言輒摧折之公復上疏曰帝王之孝與匹夫有異學先王之心法效先王之美政使宗社安於泰山而已何必傷民田稼馳謁園陵而後爲孝耶尋陞掌令遞爲

錦山郡守臺彈忽發所臚列皆虛罔公不一言以辨
乃還鄕里養親讀書若將終身壬午遭外艱服闋除
仁同府使約己裕民加以勸相公於聽斷隣訟皆取
正又諭民使興於孝弟合饗高年周以米帛民皆鼓
舞方伯上治績特賜表裏未幾以掌令召還再爲正
言以遠色懋學陳戒 上嘉納以事辭遞出爲襄陽
府使値大侵悉心撫摩乳哺而袵席之蒙善賑褒因
事罷歸又拜正言崔相錫鼎請解逆顯縁坐司諫尹
世綏疏論其失而李墪趙泰億宋正明反斥諫臣公
請罷三人獻納南相夏引避而有侵公語公引避曰

李墪言議本來悖理曾以名義爲穽等說肆然陳達
今又投疏血戰公議而趙泰億等必欲右袒而救解
之治黨與之義反被沮撓世道至此良可寒心玉堂
請出南而遞公批曰諫臣所論誠得臺體特命出公
達牌坐罷叙拜承文院判校朝議怒公未已斥補蔚
山邑産鰒魚其美甲於八道官入甚多民無以爲利
公多所蠲减曰吾何忍爲口腹奪小民生産耶廣築
堤堰以開水利民甚便之　上候經年不豫而方伯
將設壽筵令各邑助盤羞公獨不送曰此豈臣子宴
樂時乎踰年召以掌令上疏極論築城之弊前持平

李東彥以剛直見忤於趙秦億誣揑以避父舍歛鍛
鍊閱歲終以瘐死輿情憤惋而無敢言者公乃請罷
泰億以伸公議始公爲錦山時所被彈章實出於李
而公不以爲嫌曰彼非私怨於我直由不相知耳今
死非其罪吾所深傷身在言責何可喑默乎人皆嘆
其公平崔相作禮記類編變亂庸學章句尹拯稱爲
巨儒而忝於講確之列湖儒洪冑亭疏斥拯繼而有
郭景斗之疏大觸　上怒層節轉加於是竄憲長鄭
澔而冑亭景斗皆遠配公亦被特罷遂還鄉里結屋
數間扁以歸休日課朱子書與子弟講評欣然忘老

有味乎師曠秉燭之喻也壬辰叙拜掌令請與鄭澔同罪不許乃拜命論通信使還時發農民輸倭物貽弊郡邑使怨歸朝廷請勘其罪　上批以過當公引避益明其實狀而遞召坐罷翌年叙拜宗簿寺正已陞通政江界府使淸北防禦使江卽邊頭重鎭民俗貿貿不識禮義公曾經四邑皆以儒化爲先彬然可述至是尤留意於文翁之事始到以家禮鄕約等書頒示民間使家誦而戶習之擇民俊秀者養于黌舍課以經史親自口授未幾文風稍振至有得叅司馬者人以爲公之儒化能破天荒云又以武備弛置郡

軍兵輪番之法設置教師團鍊以律厚賞以激之使
知親上死長之義廢四郡素産人蔘而官家徵納無
藝闔境受困公首先減數多所變通又條陳弊端極
纖悉朝家仍以爲令式民甚賴之掌令徐命遇託以
論事醜辱朝紳公名亦在其中遂引病不視事方伯
啓罷而兼陳治績　上特命仍任暗行御史素不悅
公欲中無可疵徒肆詬辱公仍罷歸邑之人士乞留
數年以闡文教而不得徹乙未授承旨遞拜慶州府
尹公年已衰而勤政一用前法婚嫁之失時者官助
其需鰥寡之無依者月給旣廩爲崔震立立祠建碑

買田奉梅月堂香火蓋用氷玉堂故事也掌令安時
相以秦億黨論罷公而語皆無實聞者嗤之未幾
上特命叙用拜右副承旨上疏辭不許冬因天災與
諸僚陳戒極論養聖心保聖躬去朋黨之道遞拜兵
曹叅議又移刑議還承旨公在喉司頗久旣允於出
納尤致意於賢邪消長之際不以夙夜爲勞而病亦
作矣遞而復拜者數戊戌拜工曹叅議以 康陵石
物修補强起應命病益殆有來問者則曰死生常理
符至即行何但之有病後所諄諄無非戀 君憂國
而終不及家私夫人出視則手以揮之曰男子不絕

於婦人之手竟以其六月十五日卒于家夫人朴氏生三男彥恢生員忝奉彥爕進士彥煥生員公爲人樂易簡諒制行之篤蓋無愧於周官六德而又從賢大夫受其型範立朝云爲皆以是取準凡有論議關係於尚賢扶正者銳然樂赴不肯爲依違態晩見國論日卑竊慕夫先輩風節慨然發嘆則知其非褎善人也至其治郡束吏不寒而栗頗以嚴酷得名豈所謂褁鐵以綿者耶居常諧笑任情不欲以厲色峙望其不設裏襮固賢師之所見許而昌翕於人最惡其粉飾掩蠟則其所愛公豈不以一味眞耶公之訓子

與自勉蓋欲學司馬公不欺者也間與之叙懷雖闒
閣瑣細亦將盡情吐露不少秘諱以是尤知其爲眞
率也公之在臺閣言議之可觀者非一如救李東彦
一節獨爲偉然是所謂以直報者也書之史冊可以
無愧昌翕嘗戲謂公余若後死作公碑文則爲此一
事極力揄揚公笑而頷之今公之諸胤果以顯刻爲
託余雖辭其於諾責何哉按狀累列極矣所以刊十
而存一者非敢爲沒沒也誠恐枝葉之繁反掩本實
也公强記絶人凡古史國乘可備顧問者多所穿紐
尤用力於譜學爲他家正訛補鈌頗勤知公罪公皆

在乎斯而獨不欲詳述者以公見取於昌翕者自有所在故也銘曰

惟公質行厥有家傳往求增美大夫之賢尊何所聞干櫓禮義于以立朝罔敢失墜侃侃持論矯矯礪節佑賢輔德以是爲悅亦有忠諒或短於才觀公猷爲其可謂該綜覈之精剸判之利慨然攬轡胡不遠帥苟深知公孰不惋喟惟是愷悌所勞者神百閱夷險非無屈伸桎梏煙瘴曾不逼身福則斯全名以之完夫何憾哉畢如之安故人爲銘不食前言敢有諛辭以累公眞

墓碣銘

季舅內侍教官羅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碩佐字仲輔姓羅氏始祖天瑞有功高麗時食
采于安定遂爲安定人五代祖諱瀷官翰林以直書
金安老惡被黜與三兄湜淑見稱於士類曾祖諱級
侍講院輔德贈領議政祖諱萬甲刑曹叅議贈左議
政俱以器度氣節名世考諱星斗以吏績受知 孝
廟擢拜海州牧使妣慶州金氏判書南重之女以壬
辰九月二十八日生公于果川明月里幼英特嬉戲
不凡人稱有叅議公風骨以其生符年甲父兄尤期

待焉仲父學生公諱星漢早沒其配李孺人取以爲子母子甚相得十二遭敎使公喪哀毁如成人其篤於仁孝自幼而然稍長受業于同春宋先生又事靜觀李先生來往東岡者頗久讀書不求甚解又不肯屈首幼儀見人修飾爲鄒魯態病若夏畦殆欲溺冠其跅弛如此然於隆師慕賢誠意切至常以扶護斯文爲意獨其憂世之甚思欲與四海豪俊大開口講評與做活國事業而慨東人之不可語此則常悒悒也以有兩慈堂屈意公車至己巳而停用薦爲內侍教官以未遠養一謝而止於是作亭東湖上蓋將老

於漁釣而遽以戊寅三月六日卒于湖上亭年四十七以其年五月二十五日葬于果川晩山土谷亥向之原距明村數里而近配綾城具氏後公六年而從祔二男演浚側室子一人浣演爲仲氏掌令公後浚娶完山李氏生二子幼公性峻嵒恢忼慨有志略少讀叅議公丙子錄輒自激昂曰以禮義小中華屈于乘尊以事犬羊曾不以爲耻乎一欲爲古人笞胡纓越之請者素所畜也至崇禎甲寅春聞吳三桂挾朱太子起兵雲南虜中將大潰公卽上疏于　顯廟其略皇明於我有再造之恩　仁廟遺我以城下之耻

今乘中原可乘之機追 孝廟薪膽之志驅我義旅
與三桂雲合以迎朱氏所爲報壬辰罔極之恩雪丙
子無窮之耻在此一擧足之以內修六條凡萬餘言
多人所難言疏雖不報聞者壯之公又存心大公每
以破朋比撤藩籬立論及見儒林分裂極于尼懷之
爭則公之憂懣益甚又兩家者皆平日所用慕故心
腸爲熱始勸尼山以平心黜撿有曰彼無大過焉可
絕皐比舊情及有仲氏事而勢益推激矣頗以懷川
爲不是猶存抑揚於其間曰老人多耄焉可責言言
不謬至尤齋被禍往哭其墓而悲此則尼山之所不

喜也己巳廢　妃時公不勝憤罵曰黯宗道梟逆之罪可赤其族及見甲戌南九萬護逆公又蹙頞不悅曰　坤位復矣爲大臣者乃瞻顧前後使元惡貸息於覆載間國事可知遇人輒以此肆罵是時右南者槩多公密友而不爲撓此公之所特立者也且行不可一二擧也有欲知公者於甲寅抗疏與甲戌持論可見其氣節邁倫於所處尼懷之爭亦可見量度無偏夫如是豈非所謂俶儻非常之士允爲叅議公肖孫者歟公深於史學考古成敗之數積有揣摩往往事機之來逆料其安危故憂在人先至於當務便否

獨窮其本末而起草於胸中者歷歷也始議行錢咸以爲良法而公獨駁其不便後弊皆與言符自餘多類此公故有此蘊抱而無位可施獨於隣里鄉黨日以濟匱沾飢爲事曰此吾所爲政也家素不饒賣薪取贏爲凶歲賑貸備貿貿者望哺雲集乎門或有欺負益致慇懃盡終年所獎獎皆薄己厚人之道豈亦以此損生也哉仁不見報理亦舛矣昌翁少公一歲同乳同余而長朋友昆弟之兼乎甥舅者惟我二人雖以度有闊狹調或異同而終是一肝膽耳自謂知公之深在一二大處如肅行疏節門内所謫說者亦

未暇瑣悉凡此詳略之裁取諸寸心以是奉質于冥冥果當領可也否嗚呼悲夫銘曰

羞人所不羞憂人所不憂以草莽身爲肉食謀之死烱烱何時而休沉沉漢滏面京有丘扆慰輪囷琢辭螭頭

僉知中樞府事鄭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台耉字仁叟姓鄭氏柳村號也東萊人遠祖高麗左僕射諱穆始啓顯赫厥後累公累卿世有聞人曾祖諱泐承文副正字祖諱慶業義州府尹考諱橚有才早世妣光州金氏縣監渫之女公爲人淳厚性

於仁孝十四失父悲慕動人人稱小顏丁長奉兩世慈闈婉愉不去側志物兩盡友于同氣所共有無亦視親意而曲施推事生之禮以及喪祭畢致慎慤旣老躬香火不許人攝曰吾不祭凡其發已而施諸家者純篤如此故隣里亦多慕化嚚子歸孝暴客革面蓋有管寧王烈之風亦今世所罕聞也公少有文譽尤工比興其於本末可謂該矣始則厄於公車終未有論述德藝如古鄉舉法以是知其賢者鮮嘗因御史察孝大臣議將擢用矣後不果行晚除齋郎至年七十以侍從臣父例授僉知中樞府事除五衛將公

請京謝恩自寓直喟然感興而歸所居忠州饒佳山水優游於花石竹素之間客至命樽罍環以子姓藹然雍穆爲里社所尊奉者蓋有年歲而以壬午某月某日卒于家去其生丙寅爲七十七歲葬于某月某日其地寔忠州先山端儉里負癸原也配慶州金氏贈持平振坤之女柔淑慈惠事姑訓子皆堪媲德先公某年而没至是合祔有三男二女長必東掌令郎所推恩於公者次道東泰東女適趙台輔金灝必東娶朴氏生子彥恢彥燮彥煥內外孫凡二十人昌翕於公未曾有牀下一拜晩從掌令公游愛其眞率無

表襮因苗識根固得其髣髴而嘗聞老峰閔相公及靜觀李先生亟稱公爲仁厚愷悌及讀權鄭二公所爲表誌則揄揚甚盛二公隣人也所得於目擊心醉者非尋常月朝之比昌翕於此信其所可信豈復有間哉是爲銘

彼赤芾者趙孟貴耶是下澤者馬氏類耶出而尸位顔厚有愧處而肥家樂有餘地薰我風氣敦薄寬鄙其庶近化是亦布惠展如之士宜于社祭有碣四尺維德之揭

贈戶曹叅判羅公墓碣銘并序

先君少志學得一德友於羅氏之門以爲可與適道而不幸失之若喪右臂殆爲終身之悼常謂不肖等曰安得如其質粹而器宏者乎先君於世閱人者多而取友不苟則公之作人蓋可知已公諱星遠字遠而羅州大姓始祖天瑞有功高麗時食采于安定遂爲安定人高祖諱瀷以翰林貶官積城縣監卒贈弘文館校理與二兄湜淑俱以直道被奸臣誣枉至今爲士類所誦慕曾祖諱允忱成均館學諭祖諱級侍講院輔德贈領議政考諱萬甲參議贈左議政兩世以器度氣節見稱於我淸陰先祖妣草溪鄭氏守夢

先生諱曄之女以崇禎戊辰七月十四日生公幼岐
嶷有偉表叅議公以尚類而愛重之稍長修敬自持
孝友純至十五遭外艱於榮川寓舍執喪如成人雖
流離造次而禮制無愆服闋慨然有求道之意曰人
而不學與草木同腐將訪同春宋先生于湖中大夫
人以道遠靳許終感其誠切而遣之於是先君贈以
詩序所爲嘆美者深矣至則受小大學家禮近思錄
等書研究服習自是專意於爲己之學言貌動止一
遵禮法日必晨衣冠謁廟仍請大夫人所娛侍怡怡
左右承意恪事伯氏一如叅議公每事必咨乎居淨

掃一室終日危坐設於身體無惰慢之氣以至書籍凡案皆秩然整頓潛心對越獨以義理爲悅宋先生甚奇重之亟稱於士友間曰羅生資質雖求之古人亦鮮其比宋先生議以長女妻公之伯姪人有欲沮之者至謂有癈疾先生試呼公問之一言便決卒成親可見公忠信素孚於師門而及公沒後先生娶其女爲孫炳夏婦亦其悼念之未已者也抑小子之承誨於母氏則曰仲父仁人也觀其婉愉親側若嬰兒然退而整襟坐也儼然大人氣象可畏又物我無間嘗存普濟之意雖於婢僕之賤憂其疾痛涕泣視藥

食殆忘已疲而爲之使有年位其施必博云公以己
丑四月遘疾卒得年二十二越六月窆于廣州乾芝
山先壠庚向之原公娶安東權氏麗朝太師幸之後
同知中樞府事順昌之女也柔順溫和克宜于公一
男遺腹曰弘佐武科漢城府左尹將御營兵一女郎
宋炳夏掌樂院正左尹娶縣監金宇慶女無子側室
有三男億耆億齡億慶二女朴昌文金道沉正二男
堯卿郡守堯和一女趙駿命朴昌文一女李世燁宋
堯卿一男台鉉二女沈命達金時吉宋堯和一男幼
左尹公既貴得追贈公爲戶曹叅判又欲致孝墓道

託文於我仲兄矣未遂而俱沒今億者蓋將繼志伐石而屬余曰願有述不肖不文知不堪於揄揚而獨有過庭之聞於公德懿耳熟焉矣亦安敢終辭乎噫自古忠信而好學聖人之所罕見況於季世乎如公生質之美純粹有焉又欲學而成之能自得師其庶乎任重致遠而天之閼壽未見碩德之凝豈惟家聲不振爲可恨也哉銘曰

如白受采爲禮也後猶酒有糵君子以厚惟公典學因質固有德則醇矣何短於壽豈無善行閟諸閨門小子何聞承誨先君于以揭美廣陵之阡有來撫石

其必曰安定有賢

扶餘縣監權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晛字直卿安東人上祖金幸以新羅宗姓佐麗祖討萱有功以炳幾達權賜姓權自後顯奕代有聞人入我朝有諱近以鴻儒負望號陽村於公爲八世祖曾祖諱擘禮曹叅議號習齋與子韠以詩大鳴于世祖諱韌松禾縣監考諱偆景陽道察訪贈左承旨妣贈淑夫人開城王氏廸順副尉諱煒之女公爲人子諒厚重篤於孝友勤學問工博士業早中司馬有文譽晚以鄉里公薦吏部察孝授 英陵叅奉旋移

慶基殿歷禮賓別提內贍奉事司宰監直長漢城
叅軍瓦署別提司憲府監察出爲扶餘縣監未幾罷
歸遂老于鄉不復以仕進爲意築小齋扁以永思用
寓終身之慕焉公之事親能以其心爲心善色而忠
養之嘗斮指母夫人疾矣追有所念終身不食梨前
後喪皆廬墓祭必致慤父事伯氏日候如定省及恤
寡姊繼亡弟後皆惻怛情至平居所費心以至臨歿
顧語皆奉先追遠之事公質行備矣性又恬澹不喜
交游耻言財利嘗潛心墳典有所觸發於詩以自遣
恭於接物循循以誘掖後生爲樂在扶餘牖民有方

至其繩姦懲頑不少假借以此不得久於官及至已
巳時變作擬古六嘆以見志迹其一二可見其好惡
分明朱夫子所論非褒善人物者豈公謂歟公嘗題
題自誌之文歉然以孝友未盡分爲辭苟非篤於爲
善惟日不足者亦安能如此公年躋八耋例有陞資
而不使家人陳請乃以其年某月某日告終于永思
齋越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杻山先塋某向之原公初
娶咸陽朴氏進士諱由玄之女賢而早世後娶清州
韓氏禮曹正郞諱克謙之女同老五十年甚有婦德
而竟無嗣以堂姪惰爲後側出有一女惰娶海州崔

氏判决事渲之女生三男三女男曰瑊生員曰璐郎
公所使繼季氏後者曰瑚俱進士女適士人朴弼朝
李濟金彥謙側出女嫁南陽洪友聖生二男惜文科
出身大爲時須官至觀察使推恩贈公以吏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淑人朴氏韓氏
並贈貞夫人公沒後鄉士大夫列其孝行于朝以旌
閭爲請而棹楔未舉先入於輿地人物考矣昌翕與
觀察公交好知其襲訓有所及覽其所爲狀慤而不
於公行治之懿又何間哉銘曰
杻山有欝權氏族位鄉閭瞻揖孝子廬是木大連抱

裁自其手其歸其寧其永蔭後

同知中樞府事趙公墓碣銘 并序

先生諱逢源字士達姓趙坡西號也系出咸安其始有諱丹碩仕高麗爲元尹後七世諱悅入我朝爲工部典書典書之孫諱旅能文章當 端宗內禪自洋齋走歸鄉里終老山水間號漁溪有孫諱舜官吏曹叅判顯於 中廟朝叅判之孫諱堪宗簿寺主簿與牛溪先生友善其卒牛溪志其行誼寔先生之曾祖也祖諱瑴道軍資監僉正贈戶曹叅判考諱鎰平市署令贈吏曹叅判配陽川許氏贈左承旨諱旲之女

左議政文貞公諱瑹之五代孫也以萬曆戊申九月初七日生先生幼不好弄儼若成人自勸讀書潛心默究或不待師承而了解由是藝業早就嘗薦公車不利輒舍之委己於古人之學凡研經義求必力踐不專口耳爲也行誼爲先輩所推重 孝廟時膺薦爲童蒙教官歷活人署別提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叅軍司䆃寺主簿掌隷院司評儀賓府都事漢城府判官高靈縣監臨陂縣令高陽郡守至年七十以侍從父例陞通政階除僉知中樞府事又以大耋有大臣言特陞嘉善除同知中樞府事以辛未二月三十

日卒于京城第壽八十四葬于坡州峩岢山寅向之
原夫人草溪鄭氏判官諱時赫女孝慈貞順配德無
違先先生五十二年卒葬于尚州之無量洞有二男
曰根弘文校理以儒術文望重一世見忤姦黨罹巳
未禍綱未究志業而卒後贈副提學曰楷淳昌郡守
贈吏曹叅判側出男曰松僉使女曰朴泰肅李弘遂
校理一男榮期四女朴泰殷李志逵柳鳳輝尹殷教
郡守四男榮福觀察使榮祿正郎榮禔進士榮祐叅
奉一女李德涵內外曾孫總若干人先生天資敦重
器局峻整平居不事矜持而望其眉宇人不敢以非

義狎進接人一以和敬惟於是非之際確然不可撓篤於孝友丙子寇亂奉祭判公轉寓嶺南顛沛中甘旨無缺而婉愉其側使忘其覊窮如是者十餘載南土咸歎其誠孝其侍大夫人疾衣不解帶斮指和藥而進之前後居廬毀幾不全少喪配獨居十五年以未畢弟妹婚嫁不有室也爲季氏贍匱恤孤尤竭其誠力及施於爲政嚴約自持遇事不苟其在掌隸院剖斷一以法無所容私有醫者饒於財頤指一世豪奪人臧獲嗾貴戚構訟間以書抵先生危語恐嚇先生若不聞立屈醫人聞者快之爲長官者素不相能

而亦大倪服在高靈繩姦字窮境內和洽縣治汚下
歲患泛濫約吏民築堤而扞之疏爲斗門以時畜泄
溉田千餘頃民賴其利於臨陂以俗陋昧學乃簡其
秀民羣處而俸養之日課月試以次風動士知刷濯
若脫鱗介選自南省而入國庠者比比邑人以鄒魯
自夸焉高陽爲西關首路冠蓋所旁午又時丁大殺
餓莩載路先生至則迎送撫哺左右得宜裕然享濟
而民蘇凡先生所試於莅邑者不過如斯又有所齟
齬不恡去留故未嘗滿限而遞在高陽見乙卯時變
即投紱歸休于坡山壠下環堵蕭然菽水不給晏如

也雅敦儉素至老如一校理公嘗以一毛裘爲壽辰獻先生不悅曰豈以我耻縕袍耶令我自是昔我無以是溷我最先生平生其立心制行墻壁斬然固自剛毅性得而亦其講義有素自少所與砥礪者皆儒林碩德如尤齋宋先生乃其尤也先生之卜居商山也尤齋招與隣近以資麗澤及佐　孝廟以生聚教訓爲事首擧先生縻以訓蒙之職以先生難進又移書速之有曰今日　聖意實非偶然鄙意將謂雖暗聾跛躄亦且增氣以贊　聖主有爲之志矣非敢以祿仕相招且如尊兄在京自可論議相通又非欲效

一官而已又曰 聖王如渴之誠恐一向落莫深爲
憂世者所惜觀此則當時所屬望者可知其鄭重已
抑先生之可堪人師自其訓子而然旣託校理公於
尤齋使之陶鑄矣及其釋褐而躋淸要也所戒躁競
而勗冲退者皆第一義方以故校理公能侃然秉正
于朝不以桁楊栫棘易其守豈無所自而然哉至於
蒙學及門之士被其提撕者多磨礱淬濯彬彬以才
學顯世亦何盛也誠使國子師儒之席爲其所據以
廸俊造則其樂育之效必不但已噫其可慨也已昌
翕幼從兩兄後嘗一趨隅而仰德宇矣尚記其據几

大坐榎楚肅諸生凜乎霜雪逼背既長而見兩兄所誦慕終始不怠及先生捐館制服而哭又甚哀竊感夫惠訓風流之弘長也仲兄在時蓋欲効忱於墓文而不幸蹉跌今觀察君又以移屬于余曰不可不亟余不敢以不文辭謹爲之銘曰

以爲友誰魁斗喬嶽以爲子誰剛金貞玉規焉誨焉自我嚴恪可畏非公利用擊蒙盛際微官屬望者隆三郡之政粗迹黃龔用何能究惟德之融莘莘袍笏弟子來壽大耋何嗟樂我鼓缶視履則旋乘化其怡悖史記言里社遺思峩哉苛之封哀敬何施有[illegible][illegible]木

不豐其碑凡過子弟式瞻在茲

歙谷縣令洪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處宇字子高系出南陽南陽之洪其稱蓋久始祖諱俔為麗太祖勳臣太師自太師以來累公累卿入我朝益彰徽高祖曰春卿觀察使曾祖曰天民都承旨祖曰瑞鳳領議政益寧府院君諡文靖鶴谷其號也比三世俱文科兩試賜暇湖堂奕葉文勳於是大振考曰命一亦文科兩試官至觀察使贈領議政妣綾城具氏正郎諱仁重之女以八谷竹窓為兩世祖公早孤能自勸學守靜治經史詞業蔚然以多病

早謝公車庚申筮仕拜　昌陵叅奉叅保社會盟宴
陞六品拜造紙署別提移廣興主簿又以病遞復拜
造紙署別提移司贍主簿出爲歙谷縣令遞歸遇己
巳時變不樂京居奉母夫人出住江外以漁釣奉懽
丁憂服纔闋得癘疾與妻子併命於年月間實癸酉
六月二十七日也壽僅四十六始葬于積城方洞再
遷其窆以丙申四月八日返葬于湘水巳向之原從
先兆也以配豐壤趙氏祔窆鎭川縣監諱相忭之女
大父曰珩禮曹判書凡生三男一女男長九澤先公
歿次九采縣監次九行向學女金昌緝生員九澤二

男三女男應夢參奉應昌進士女李錫祉李時昂李
道源九采四男二女男應復應泰應恒應觀女宋廷
玉次幼九行三男一女男應麟應辰應彬女幼昌緝
一男用謙一女李望之公爲人淳眞沉厚篤於倫理
四歲失怙能知哀慕匍匐母夫人側使裁其毀仁孝
蓋天得也終身婉娩克順其意視弟猶己視其子猶
子憂喜與同視財猶糞土也推爲任恤意氣類大俠
平居簡澹若無作用及其治邑綜理有可述始諸約
已薄其稅入遇荒年加意撫摩浚川渠用漑陳荒開
場市以遷有無皆民所急又平反疑獄活數十人卽

其爲政可知其不徒善矣自少喜看書又能强記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受用亹亹談涑水史巨細穿貫使聽者解頤工隸書得石峰筆意然冲謙所掩知者鮮矣公素年交遊獨與甥姪趙伯靜相得爲知己伯靜亦靜者也昌緝即吾弟簡慤少許可其祭公之文有曰寬簡而沉重淳厖而恬澹氣象若遊於羲皇嗜好不出於簡編慈良謙順樂善好義輕財產而重恩義髣髴乎古之人余實信之趙淑人早受女誡性識明達事姑以誠處娣姒以和率家衆以勤配德之美宜受多祉九澤仁厚類公而併無年夭於公家施亦薄

矣余少也慕古之含德如嬰兒者而未見其似於世之便儇皎厲幾乎眼白一再造公而談以爲素樸在是可敦薄俗也暫爾存沒只二紀耳觀世淳澆如爭一刼風氣追思漢亭之上虛舟相看雖謂之遊物之初可也衰朽筆禿倦應人文字於公墓文之託樂爲之役者以古意之可見惟在斯文故也銘曰

世之浮囂越至于今公所不喪赤子之心周于六德自我肫肫世則公卿蔭則文勲廉於取名自甘無聞獨抱其眞歸于厚土我樂爲銘文則末古

海昌尉吳公墓碣銘 并序

故判書贈領議政吳忠貞公在己巳廢 妃時抗疏嬰鱗而死于仁其子諱泰周爲 顯宗駙馬者終身持痛杖而後行奉母黃夫人克盡其歡前後皆廬墓嗚呼其孝矣公生而夙惠能敬長見美味輒讓甫四歲覩壁上障子知其爲 御筆則跪拜焉至十二歲 肅宗己未尚明安公主封爲海昌尉以其系出海州也爵自明德大夫因慶推恩進階光德又加兩資賞兼帶五衛都捴府都捴管造紙歸厚署提調至丙申因消渴疾殆顧語毋豐葬祭勿請謚勿樹碑神道促 御醫前與面訣若謝 君恩然言訖翛然而逝

卽十月九日也享年四十九訃聞 上震悼擧哀輟
朝饍素二日遣中使監護喪事贈賻有加親製誄文
以賜祭深致其悼惜焉公主於丁卯先已下世禮葬
于廣州月谷癸向之原至是用治命以十一月二十
九日穿公主塚而合窆焉公爲人英朗易直好惡著
白不設畦畛以待人愛惜天物雖喘耎句萌猶恐或
傷至其內仁外盡恩意周浹窮乏者咸爲之歸嘗與
鄕隣修約捐粟數百斛以時糶糴待以濟活者永遵
爲法其管歸厚也以本署凋弊吏不能辦稗公殫心
釐革俾得蘇完至今賴其便公旣束于邦制施爲靡

見又以家難益歛迹收聲只務親近墳典多所淹貫旣稽考古禮致謹奉先矣尤勉喪事助人沐棺輿鋪絞衿不以縱縱失宜泉歸其敏焉　肅宗屢下宸章于公第督和如擊鉢應輒如響善書妙小楷自國家梓宮玉冊神版幽誌承命進寫屢受恩賚至一時金石之刻留蹟亦多然其才器所蘊未必止此矣公始膺遴選不欲以綺紈襯體　明聖大妃聞而嘉之俾順其意其雅尚儉素如此及公主卒盡放侍婢只留年老無歸者俾供主祀飭家人從例起居受賜謝恩外絕不以私事煩聽遭禍以來常存荼蘖之意不以

昂茵自修晚築小亭于東郊扁以醉夢獨往逍遥或忘返蕭然野人居也公主秉德温淑媚于尊章待屬人以卑謙閨門落然克著肅雝允矣行願而未受元吉之祉享年二十三無子以弟晋周子瑗爲嗣忠貞公諱斗寅其大父諱士謙宗親府典簿贈左賛成生翊司僕主簿贈吏曹判書是生忠貞公出爲伯父觀察使贈左賛成諱翻之後黄夫人府使諱埏之女也余以麋鹿之蹤不慣與貴人游獨於公周旋忘勢不但以情理攸同私心欽服實在夫坦直藹和以爲今世貴人無此襟抱至沒而晋周明仲屬余以碣銘其

何忍辭諸銘曰

含其用匪無才也篤于孝惟孔哀也地之崇處以戮
民身之癃杖于公門率禮而終善哉顧言鮮我爲銘
淚在筆先敢有溢辭玷累公賢

李元培碣文

吾友李季祥有長孫曰元培質粹而才彪咸稱其麟
厚鳳瑞而不幸年十九以沒季祥哭之慟甚以爲門
戶文獻之託絕矣又不忍其四尺蓬科易就堙翳將
立碣以昭之請銘于余噫季祥之孫即吾孫也視其
玉立階庭若在吾抱而奄其失墜後先於吾之哭孫

則㓜㓜之推宜勸以勿殤其恐以倦於文辭諸元培字士春生而語遲過四歲文舌俱通於書史捷解强記不勞而超其長者肆筆作詩文雜體有滔滔之勢嘗隨大父入翊衛直所見公車章疏之沓乃曰吾亦欲陳弊擬構一本以給債者濫捧息利爲條其用意老成不類十歲兒所所爲余嘗造季祥談搜覽其所著一囊固嘖舌矣接其眉宇又一味沖淳凡童稚傲蕩與詞華輕儁之態則都無矣聞其在父母側油油翼翼至悶勞憂疾輒涕泣又能隨事周慎動止自矩亦不待長者鍛鍊而然蓋其祥順信厚得於天者如此

余聞古之時觀人氣象以敦重和緩卜其遐到矣至其眉壽之祝亦勉以孝友淑愼者以理取必則然不識元培何坐而夭也且季祥善人也自其考夢灘公表裏純粹仁有所積而獨未壽其後者何哉豈所謂短長倚伏之理在今衰末一皆騰倒而然歟余所甚惑重爲元培而哀之也元培沒于己亥五月二十三日以七月某日葬于楊根之古銅山下從先兆也李氏全義著姓至淸江公益章徹夢灘於淸江爲玄孫官至監司萬雄其諱也季祥官牧使徵夏其名也而生三子長曰德孚是爲元培之父母韓氏郡守起愈

之女娶正郎金鼎運女生一女云銘曰

仁有自來又多才藝保家不翅若將需世以而止斯何理之戾律彼銅山鵜浦之滏是鯍是埋忽忽來逝哀之奈何勿殤其宜祖父七十扶杖竪碑金老爲銘庶曰揚之

三淵集卷之二十九

三淵集卷之三十目錄

墓表

劉村隱墓表
任景華墓表
成均生員鄭公墓表
從子好謙墓表
吳履周墓表
先府君墓表
伯父谷雲先生墓表
仲氏農巖先生墓表

從弟季達墓表
魚孺子道凝墓表
吏曹叅判韓公墓表
淑人寧越辛氏墓表
麟蹄縣監金公墓表
戶曹正郎金公墓表
從姪亭謙墓表
左議政老峰閔公墓表
慈教堂俞公墓表
外舅吏曹正郎李公墓表

行狀 附行錄
先妣行狀
先府君行錄

三淵集卷之三十

墓表

劉村隱墓表

君名希慶字應吉村隱其號所居枕流臺有諸賢之賜與名今其地入於都捴府所植一松猶在云爲人恬慤好古少學唐詩於思菴朴公受禮說於東岡南公遂博綜三禮註疏及杜典丘儀以究雜服之學凡所口講指畫曲有据依自國恤以至士喪莫不待君而含歛其未遍請則送麻裁服者相接於枕流臺下君一皆順應閒則對松而哦一時哲匠咸造其巷與

共筆硯要爲溟嶽游未嘗以老疾辭其襟韻如此君生於嘉靖乙巳二月沒於崇禎丙子二月凡在輦轂下九十二年於國家否泰平陂所閱多矣每値時變輒有可觀之節壬辰倭亂義募市民爲勤王舉戊午 母后之廢朝議脅街居者老使投疏不從則刑君不爲撓素善李爾瞻至是惡而絕迹出遇見詰答曰小人有母專於奉養未暇踵公門云君實有孝行十三喪父葬之以禮凍體負土遂廬其下母裴三十年帖席夙夜于側身自浣濯厠牏而以其暇劬書行篤而學敏斯見其文質矣君系出江華祖道致父業同

葢皆卑微配許氏年亦踰九十而沒同葬道峰有子五人舜民禹民聖民士民逸民舜民子自亮内外曾玄二百餘人君始以壬辰起義受　宣廟之褒至癸亥反正而　仁廟嘉其節命爵嘉善其得通政資則以嘗贊肉食者謀裕國需是亦忠之致也旣耋而例加嘉義沒用子逸民原從勳贈君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就其所坐地亦旣隆顯矣然疎菴任公亮君之賢而哂我邦制曰蓬華綺紈才孰長短而流品是拘尚德哉斯言也余以先古有枕流之契而在今日世道之感竊愛夫小人有母之說是以樂爲表闡而志

其不文遂書此以與爲君孫者自勗云

任景華墓表

夫經明行潔有尚友千古之志者固叔世所罕有有矣而或莫之貴也是以益微余以半百之年從事於往還朋友不一二數而以此倫人嘗有鮮遘之歎有一於此不幸短命如任君景華者其可使之沉泯哉君名由夏豐川人其上世有諱澍高麗御史大夫累世至本朝有以文章大闈拔英試官漢城判尹者曰說寔君六代祖也曾大父俊伯僉正贈吏曹參判大父奎全羅道觀察使父鎭元礪山郡守娶從仕郎鄭

后望女生君於崇禎已酉幼端頴異凡見四歲有讓梨之美於文字尤夙慧甫齔而文理穿穴書過目輒上口十三游泮黌入選諸作大爲宗匠所贊賞觀察公絕奇愛嘗挈往江陵諸府衙華靡滿前而閉影若處子數其迹惟鏡浦一往來耳諸公稱其耿介或比之疎菴云君於聲色臭味之好一切泊然與人亦寡合不得雅士寧閉門對菊託懷悠遠已巳 坤宮之廢君傷痛甚遂絕迹庠序間以終其年自幼有深愛於父母致謹溫凊疾病不解帶而養而餘力一以委墳典外誘既疎游道亦狹故志專業精日益涵演其

義疏所得殆操戈馬鄭之室而亹亹焉蓋自漢以降
博士之廢久矣至後世專以詞章取人而我國家尤
甚末流之弊士益淫於浮巧而五經幾乎束閣矣君
獨味乎無味以故紙爲芻豢其志誠有合乎古人也
使君而稍假以年則其精義致用必將有日而天乃
局以短造使斯世不復有一箇經術之士嗚呼豈不
惜哉君以壬申八月某日沒其十月某日葬于兎山
縣先塋某向之原君配慶州李氏吏曹正郎世長之
女寔白沙公後也一男一女男童女未行余與君姻
婭而契好之深不專以此蓋嘗有一日麗澤之好耿

結幽明郡守公亦知之也將立短表於君墓治石而
待之曰子其文其忍辭諸

成均生員鄭公墓表

松江鄭相國治家孝且嚴逮其胤畸菴公率禮無怠
家庭之間凜若朝廷未嘗以色辭假子弟獨重其從
子瀷以爲難及旣沒而有家裒之歎觀其累列而乞
誌於張谿谷者悽惋動人人亦何間於其言哉謹按
公考江陵府使諱宗溟卽畸菴公諱弘溟之仲兄也
公事之竭力家雖貧必有酒肉糲粱布褐爲百口御
窮而自忘凍餓者凡以曲體親意嘗失恃哭墓而隣

有感涕妹病禱廟而氣絶復續其爲孝友之純能動物如此性素狷介善惡著白不能匿人過畸菴公嘗有卞急之戒應命矯變渾然端且厚平居危坐終日不設惰氣及至臨歿亦無怛化色人固有醇質順德而未必知學者矣迹公所克治與夫委順其剛於自勝庶夫子之所未見歟亦非子夏所謂未學者也自不遵三代選舉之法國論不及於閨門則質行之士例爲馳騁空名者所掩況公無年德業未章此父兄所嘗沉悼於前而子孫所欲昭揭於後者也公應舉屢高選甫陞上舍而歿其歿以庚戌十二月二十八

日去其生戊子正月某日二十三年也公字君平系出烏川上世有諱均之麗朝平章事自後顯奕至祖諱澈官左議政郎松江相公也妣洪氏亦南陽大姓配縣監朴峻女在家以孝聞公沒致毀至自裁不殊則盡誠治壹壽至八十以崇禎乙巳沒祔葬于忠州老隱峙己丑移窆于州南智藏村後麓男慶演官監察贈叅判女適牧使李長英孫男澍濟泌主簿涉澔大司憲津佐郎温奉事泳内外孫曾多不能盡錄蕃衍之盛足徵其畜祉而歸贏者矣是爲記

從子好謙墓表

金好謙字彥明我伯氏議政公季子而出後於伯父
谷雲先生之仲子三古齋者也三古齋秀而無年又
無血胤其配李孺人嘗取季房兒爲子又輒夭伯父
與李孺人抱其遺篋圖書而泣曰安置此於是偏求
宗中圖所以繼絕蓋沸心數十年而後發言於伯氏
伯氏只二子又晚出室議皆難之李孺人抆血哀懇
若奪諸懷中而去好謙時方十餘歲矣固甚愛於父
母父母以其割慈之難而謂不能移孝好謙旣到李
孺人側克致婉愉以及其黨而親就無間渾然舅甥
昆季與同娛嬉於大碩人堂上融融如也退則盤頓

其遺篋圖書纖悉無漏李孺人過望喜甚而悲曰數十年棄物今有主矣其丁大碩人憂哀甚不食好謙亦不食待其强進而後執匙身未嘗去側以是慈愛益至乍違猶含淚殆不能離也其爲母子凡九歲而好謙以疾遽沒於江都伯氏所居留也李孺人自驪江迎柩蓋有十餘行祭文備述其與爲母子者情理曲折覽者莫不隕涕益知好謙實有深愛於所事而歎其仁壽無徵況其骨相初期以耇鮐者乎余嘗撫其嶄腦勁耳曰吾家彭祖然而若是其促焉豈家禍之烈雖堅猶脆歟抑命物者故以是作劇也信乎不

可知者壽矣好謙質剛而氣仁惻怛體人至其軫飢
副乏或忘己疲而爲之祭文所謂有大人普濟心者
乃其深知也嗚呼豈不惜哉好謙生於辛酉十一月
二十一日沒於己卯五月初九日以其七月二十五
日葬于楊州平丘酉向之原三古齋始葬于先山陶
穴里至是遷就而同岡焉三古齋名昌肅李孺人德
水澤堂公之孫考諱紳夏禮賓正我金安東大姓出
自高麗太師諱宣平曾祖諱尚憲左議政文正公祖
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伯父諱壽增工曹叅判先君
諱壽恒領議政伯氏名昌集今左議政夫人潘南朴

氏贈叅判諱世楠之女好謙娶牧使李世恒女無子以兄濟謙之仲子峻行爲嗣方在李孺人膝下嗚呼伯氏所爲繼絶凡兩世云崇禎八十四年辛卯叔父昌翕記

吳履周墓表

陽谷吳忠貞公有季子曰履周季直生於公周甲甲子之歲是時羊酒賀者自朝廷公卿咸以詩送喜果能英特愛於父母謂必大其門而卒以學生夭矣昌翕於後輩中愛君端慤聞其亡亟造柩前多涕出其兄都尉公哭而曰惜乎吾季實肖先人其氣味則然

今無復典刑矣仍述其性行之槩曰季年六歲遭己
巳禍已能號慕長則素服湫色不與宴樂致毀於後
喪嘔血爲死祟事諸兄能敬而和仁於接物介於擇
交其制行如此爲文雅緻早有場屋譽然而卒未成
名噫世頹極矣國無以爲楨卽於喬木之世得如忠
貞者殿之時有安危其必有可觀而裁培無天期待
歸虛嗚呼豈但爲吳氏惜哉君歿於己丑三月二十
二日以其五月葬于陽城天德山甲坐之原寔忠貞
公兆次忠貞公立憧與世系之詳具在神道碑中君
娶牛峰李氏右議政翽女端淑婉惠克秉婦道生於

丁卯歿於戊戌葬祔君墓有二女一則遺腹云

先府君墓表

公姓金氏諱壽恒字久之號文谷安東人高麗太師諱宣平之後祖諱尚憲左議政文正公文正公有兄諱尚寬長湍府使贈左贊成是生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諱光燦出爲文正公後寔公之考妣延安金氏牧使諱瑓之女也公氣質清純標望絕人十八進士二十三謁聖文科俱壯元被選湖堂又中重試第二名三十四爲兩館大提學禮曹判書自釋褐未嘗出外一爲京畿都事所更清顯若三司春坊師儒及

政院金吾之長亞皆循次而踐六部惟吏曹旣專且
遍禮曹由叅議至判書兵曹佐郎叅知刑曹叅議判
書政府舍人叅賛而四十四入台終於領議政此則
前後履歷之槩也際遇 孝廟久侍經幄受知 顯
宗終承顧命至今 上乙卯抗疏謫靈巖戊午移鐵
原庚申起謫中拜領議政秉政八年己巳謫珍島受
後命以沒甲戌復官賜祭又下 御製夢覲詩于家
是又終始屈伸之案也公早服文正公訓立朝秉直
事君無隱一節四十年無所撓易世所謂利害便宜
之論權數機關之用初不知有是也久掌銓衡屢按

鞫獄一以清嚴從事其見仇於宵人直是在此又乙
卯一疏爲　慈聖誅無禮是鑴黨之所大慼而嘗斥
背師之儒扶翊宋文正甚力以致羣憾蝟集鼓煽醞
釀嗚呼其禍所從來矣後有君子其尚論世而亮公
之志節也夫公生於己巳八月初一日癸酉歿于己
巳四月初九日初葬楊州之雩谷癸未八月十一日
改窆于金村里午向之原寔贊成公兆次夫人羅氏
祔焉夫人卽安定大姓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女仁惠
嚴明配德無違生後公一年沒後公十四年有六男
一女男昌集文科左議政昌協文科判書典文衡昌

翕昌業俱進士昌緝生員昌立女李涉昌集二男濟謙侍直好謙二女閔啓洙閔昌洙昌協一男崇謙五女徐宗愈判官李台鎮吳晉周朴師漢俞受基昌翕三男養謙叅奉致謙厚謙二女尹世亮李德載昌業三男祐謙彦謙信謙一女生員趙文命昌緝一男用謙一女李望之昌立早沒無子子厚謙一女李彦臣濟謙男省行餘不能盡記不肖孤昌翕泣血謹書

伯父谷雲先生墓表

先生諱壽增字延之姓金氏系出安東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始祖以左議政謚文正公淸陰先生諱尚

憲爲祖以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燦爲考妣曰延安金
氏清州牧使諱琜之女也以天啓甲子四月十四日
生先生自幼恬靖與物無競其在文正公側進退惟
謹凡承一言片辭靡不默識而廣記終身佩服與誨
飭子孫皆是道也好讀書工篆隷文詞沛然不規規
於程式文正公嘗稱其醇雅庚寅中生員第二名壬
辰初仕翊衛司洗馬凡典六邑石城平康縣監安岳
郡守成川淮陽清風府使内職所更刑曹工曹正佐
郎社稷令掌樂僉正正濟用禮賓正敦寧都正而都
正則以實篆書寫勞陞通政階也乙卯羣壬盜秉季

氏文谷公及尤齋宋先生皆被竄逐先生自成川投紱而歸卜居于春川之谷雲盡室徒步以踰嶺脫粟茹蔬若將終焉庚申傾否始赴淮陽命已巳　坤宮失位文谷公被禍翌年仲氏退憂公亦歿于鵬舍先生退處石室轉入谷雲自後十餘年除省墓覲子女外強半在山甲戌更化以侍從父陞嘉善拜同知敦寧府事漢城左尹至工曹叅判皆一謝而止先生雅意高尚澹於世味雖寓迹簪組而寤寐丘壑自遭天倫之禍不欲暫住京輦嘗曰望城欲哭庚午入山以舊築籠水亭猶爲不深乃就其上源作不知無名等

菴而嗒焉孤坐欲與世冥絕或徊徨澗谷歌嘯遣懷又取漢諸葛武侯我東梅月堂及宋尤齋遺像妥于一所名其堂曰有知微意所存知者鮮矣雅嗜朱子書晚益沉潛尤於斥邪辨異之際反復致意忝以家訓之正守而不化常謂回互之論最害事盤盂几杖愛書壁立萬仞等語甲戌以來見國論日卑士節益墮則觸事義形言議激發尤不欲與人相接也所寓京第扁以青嵐蓋亦無著之意辛巳三月初四日暫止其中脩然而逝家人始謂晝瞑喚之莫及嗚呼痛哉以其年五月五日從葬于楊州之石室先兆夫人

昌寧曹氏叅判漢英之女雅秉簡素脫略華靡世稱有少君孟光風先沒十四年至是同原凡生三男四女男長昌國府使生二女無男以從弟昌翕之子致謙爲嗣長女李賀朝季入後宮次昌肅有文行早沒無子以從兄昌集之子好謙爲後次昌直文科持平生二男一女皆幼女長洪文度一男有人一女魚有鳳次李秉天無子次申鎭華一女尹得龜次兪命健一女李晉聖嗚呼先生臨世七十有八年矣所遭萬變而一德彌卲自居室庸行以及臨民之政其可書者奚止一二而如擧其最惟耿介拔俗之韻惻怛孔

懷之仁純正衛道之懿所以著晚節而勵衰俗者獨爲大致小子於此竊知其所裁矣若夫步步掇拾瑣瑣累列要示人以行備德全則平素所承於雅訓實甚病此故今亦不能效也從子昌翕謹述

仲氏農巖先生墓表

嗚呼此農巖金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矣不以官稱而揭其野號者以晚節立德之在是也先生安東人諱昌協字仲和左議政謚文正公諱尚憲之曾孫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諱光燦之孫領議政諱壽恒之第二子妣曰安定羅氏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女

以崇禎辛卯正月庚辰生先生自幼朗睿學語能辨人鬼仁恕體物出口多公正之言以此得父母心自知讀書便能潛玩目不有外事長者咸異之己酉中司馬壬戌魁文科例授成均典籍歷兵曹佐郎吏曹佐郎正郎掌樂正兼校書校理漢學中學教授知製教間爲嶺南御史及北評事所更三司玉堂則修撰校理憲府則持平執義諫院則獻納大司諫由同副承旨移大司成出爲清風府使而止先生經術伏一世立朝言議以是爲本而處心正大坦然無疑礙在銓曹注擬甚公時士流載歧睽猜甚矣猶以先生爲

無偏在玉堂勸　上以實心典學不吝下問及演經
義明暢剴切上下莫不聳聽嘗進一疏所論聖學時
弊本末該盡人以爲可讀其爲大司成也作成有方
士多興起應旨所陳戒語逼幽隱人又以爲難然以
是不安于内出守淸風而已已棄官從議政公于珍
島謫所遂遭大禍甲戌更化除戶曹叅議先生瀝血
陳疏大旨以不立榮途爲辭家人多勸以黽勉先生
曰我頭不著帽自斷久矣自是連除大司諫副提學
左右同副承旨吏曹叅議陞爲開城留守刑戶禮兵
吏曹叅判大司憲而以兩館大提學進乎刑禮曹判

書皆不就自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公于榻前面諭諄切必使勸起故事所罕有也先生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爲限　上亦不能奪焉先生旣絶意當世專於爲己勉焉孜孜學如不及雖以其積慘沉痼而未嘗釋經於手所註朱子書益闡淵奧其大志所欲論著蓋不止此而遽以戊子四月十一日告終于楊州之三洲正寢享年五十八歲以是年六月九日葬于石室先兆甲向之原夫人延安李氏靜觀先生端相之女端莊配德生歿俱同年從後合祔一子崇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子先生取從子濟謙子

元行爲嗣今十歲五女徐宗愈判官李台鎭吳晋周
朴師漢俞受基所生男女幷十餘人先生仁明成質
簡易爲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矜持之
態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居室接
賓一以和順而無他惟貭抱該矣不難於沒身自廢
文章高矣所涉乎道者愈深此其樹立之大人所仰
止而在先生仁孝高明之分非有所爲而爲也然確
乎不拔乾乾終日兼是二者而君子所體乾幾焉先
生雖自謂未嘗學易而愚知其得易之用矣嗚呼盛
哉

從弟季達墓表

君諱昌直字季達安東金氏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始祖曾祖諱尚憲左議政謚文正公祖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考諱壽增工曹參判號谷雲母昌寧曹氏參判漢英之女君以丙寅文科及第歷承政院注書兵曹佐郎侍講院說書司書文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出爲兎山縣監卒于壬午八月年五十以其年十月葬楊州地龜谷某向之原前配咸從魚氏無子後娶安東權氏有二男一女男名逸謙退謙女幼君爲人純潔方直外似不顓而自有皮裏

陽秋好善嫉惡必辨錙銖淡於名利曾不以場屋得失仕路升沉挂眉而惟家國事是非有不快意如物礙膺而不能下其爲心事如此已庚禍變出於嶺海君兩次扶櫬而返誠孝切至至甲戌備見時輩護逆情狀言之每切齒不欲同國君纔釋褐而遭艱仍以禍故尤少宦情凡所除拜多厭避故未有見稱於朝廷惟兎山之政仁聲入人者深蓋勤於撫摩暱於情僞以致訟淸瀆洗半年而然使其所試者大才豈止此卒之不展並與其忠孝鬱於中者而埋沒嗚呼悲夫余同年相長大自以肝膽無間猶記其所相悉者

如此云

魚孺子道凝墓表

仁而不壽如洪仁甫余以爲無於世矣又有之乃其甥魚生道凝肖其性而半其齡豈非尤可悲哉道凝之父曰有鳳舜瑞與仁甫同方嘗受其遺囑亹亹以克復爲事亦仁人也內外嘉祥鍾于道凝是所謂麟也何必麏身牛尾哉余閱于世多見質仁而薉愚者矣道凝生而了了不迷現行自進退周旋以至是非從違之裁暗合於天則者甚多見舜瑞讀易摩挲卦畫喟然於聖人立象之妙其性根玲瓏有如此嗚呼

惜哉展矣仁甫之甥也余失仁甫尚喜典刑有寄嘗聆其誦詩淸越若出金石使人名心都盡以爲可置於百淵圖書之側而又失之矣道凝字敬以才冠而沒年只十四舜瑞無餘子仁固不壽而亦不利於子耶噫

吏曹叅判韓公墓表

自吾夫子以未見剛者爲歎人不敢當此名久矣夫人有一身易屈於物欲以之涉夷險百塗利害相攻則朝廷是非之地爲一爐鞴於是乎金鐵始分求其終始一節不擇禍福不以幼壯異致者惟上黨韓公

庶近乎剛惜乎不生於定哀之間也公始以上庠生爲尤齋宋公上疏辨邦禮聲震儒林及至决科登朝仍値多故之日卽其平陂往復爲平生履歷而事有難言公必盡言不諱有可逐節而猶記者其爲持平也李相尚眞請放閔熙洪宇遠則公論劾甚峻至斥以鼓煽邪論爲正言也校理李徵明言宮禁忤旨公引宋朝王素事以明其不當怒及張氏封爵有命則極論修齊之道以及本原隱微而大綱 天怒甲戌傾否以修撰被召命首陳一疏意在嚴懲討而以執義叅鞫與委官南九萬爭李義徵生殺凜然義形南

亦不能奪也乙酉上號之議始發公以禮曹叅議爭之甚力乃引陸贄之諫德宗者謂必累冲謙傷事體而終以受虗名棄實美致其慨惜焉凡此皆君德朝政大得失攸係而衆所婾婀視以探湯者公則易心而言之只如尋常其爲知義禁也公年迫大耋矣獨能於衆難羣猜之中一筆判李東彦獄案以折讒賊之口　天怒乍熄東彦得伸寃公爲人潔白峻靖其發也直雖於婞惡偏重要欲格事歸正耳實以絞訐沽直爲恥藹然慈惻之意施諸政治則所至民樂其便如關東之三陟鐵原湖南之光州及居留松都皆

有惠愛其觀察湖南也請罷宮莊之蝕民者爭之以去就辭甚剴切蓋將以不忍行不忍者也公享年七十八官至吏曹叅判惜乎位不滿德而壽祿則全始公累批逆鱗㾗皆代怖若將以刀鉅鼎鑊待變而坦然行之其旋元吉天佑正直亦足爲怵迫諱言者之勸矣公之內行固純備也夫旣處行己有耻之列矣宗黨之稱孝悌在可畧已公諱聖佑字汝尹惟韓氏遠有代序始祖諱蘭佐麗祖統合三韓位至太尉三重大匡名在壁上厥後仍世顯奕曾祖諱應寅以碩德宏才佐我 宣廟官左議政淸平府院君祖諱德

及同知敦寧府事考諱壽遠牧使贈吏曹參判母咸平李氏贈承旨諱榮元之女參判公端重有文行實襲訓于外王考金沙溪公之質仁秉義固自天植而家學則厥有淵源又親就尤春兩丈席早聞義利之辨矣嘗尊閣朱子書副以眞西山文字貯爲府庫立朝言議皆取資其中鑿鑿有援據敷諸講筵尤切於啓沃以此見體用之全參合古今而有餘敢言一節亦非所以盡公也公卒于庚寅十一月十三日以辛卯正月二十五日葬于廣州之月谷里至乙未九月初六日遷窆于廣州富谷村寅坐申向之原夫人洪

氏祔夫人唐城大姓監司諱處厚之女性淵德方理
壼不苟允矣配公之剛者也育四男一女長配義庶
尹文配道配文配琦女趙命徽側室子配熈女朴𥨊
懋李夢賢配義一男二女男師范進士女李弘佐柳
世模配道所後子師軾三女尹志尹得儉李普萬配
文一男一女男師逸進士女申鎭夏配琦未娶早歿
趙命徽三男漢宗漢明漢章三女李道顯李星老李
濟余於公未熟一再覿風岸猶知爲松貞玉剛不耻
生褱俗也今庶尹公命所以揭阡上者懦吏攸激未
能固辭乃据遺事掇要而論次云

淑人寧越辛氏墓表

朴斯文尚甫以其所自述先夫人行實一通授余而泣曰㢸周不天與母生死同日負終身之罪無一事可贖惟平日言行之懿掇拾於家人口耳者不忍泯沒以重不孝願託墓石以圖永吾子其有以哀之余則大惻辭不能固乃按事狀而次序之辛氏系出寧越有諱𪊲時以淸名直節爲善類宗號白麓寔夫人高祖曾祖慶晋大司憲祖喜業郡守考軀縣監有名德妣曰光州金氏而歸于潘南朴氏爲高陽郡守諱泰斗之繼室郡守公剛峻有氣節嘗爲宋文正抗疏

斥邪見重於士林夫人以明識潔行配之無遺德郡守公實汾西公之冢孫儀賓門戶既稱深闊同産男妹至十餘人夫人坦然持一心事有劇易人有長短緩急莫不順應而適宜通融有無絕無底蓋之齟齬至其析箸也勉毋以腴膩物自私撫育前娩子女恩若己出而非強之也御婢使優養而均勞咸得其愛戴値享事則必先期致蠲潔細大皆親之以至賓客酒食婚喪百需轉運無匱尤急於哀窮恤難聞人之喪有臥地不收者雖非親戚輒捐篋中貲以襚之雖夏炊不再冬袴無絮猶推飽煖於人施之無毫髮顧

惜蓋其貴義賤財如此郡守公以是益重之而顧祿
之不及也則以爲終身恨至其沒乆墓木成拱而宗
黨之服其仁者猶有餘涕其賢益可徵已夫人沒於
庚申六月距其生戊子得年僅三十三夫人始只有
一女尚甫之在腹也常指而語人曰使余有一男子
而死者無恨矣旣免而侍者誤曰女也夫人遽聞而
心驚疾遂不可爲人以其語爲讖云葬在安山先兆
蓋郡守公所嘗虗右而待後者及公之喪有術人言
權就其傍麓而窆焉元配趙氏有一男三女男弼夏
忝奉女適學生李明晉進士俞復基郡守尹澤弼周

與進士俞學基妻卽夫人出也若稽古昔稱述女德莫詳於周詩國風大抵以內守幽閒爲貴然谷風之自陳必達乎匍匐民喪雞鳴之相警振之以雜佩贈報須如是方見閨閤運用夫坤承乾施豈不以相成爲美哉世教衰矣凡爲簪珥者側眥慳貪以自私奢靡以相高一膜之外恩義不貫以至玷家風而累王化者不勝其滔滔余以是於夫人喜施一節樂爲發揮豈惟體尙甫愍然之情苟以應副爲心哉

麟蹄縣監金公墓表

公諱盛大字浩然安東人高麗太師諱宣平之後高

祖軍器寺正贈吏曹判書諱元孝曾祖刑曹叅判贈
左贊成諱尚雋祖振威縣令贈左贊成諱光煒考義
州府尹諱壽翼妣綾城具氏經歷諱憲女府尹公仲
氏敦寧府都正諱壽一爲伯父左叅贊諱光煜後夫
人延安李氏叅判贈領議政諱昭漢女生三子公其
仲而又爲府尹公後公生於崇禎紀元後辛卯三月
初十日爲人白皙豐軀嶷然有器度少治擧子業期
以展布所蘊而本生所後及承重前後居憂凡十五
年赴擧時絕少至己卯科獄出而慨然斷置嘗遊尤
齋宋先生門衛道甚力尹宣擧子拯欲掩江都之失

攙引栗谷有不遜語公憤然聲罪以攻之因此忤時蔭仕亦晩壬午始授繕工監監役癸未以寢閣監董勞陞六品爲軍資監主簿甲申由義禁府都事出爲麟蹄縣監爲治無所費力而井井有條吏民俱安時伯氏牧使公莅忠州相距十舍公每月二三走人問候必得海山滋味以餉曰吾旣祿不逮親當以所事事之歲輒往留十餘日而歸丁亥辭遞牧使公相繼投紱季氏正郎公又自石城解歸兄弟逐日團會於伯氏第以爲遲暮之樂庚寅感風痺以十月初一日卒享年六十配坡平尹氏軍資監正悏女婦德純備

先公二十四年歿至是合窆于楊州尾孔里先山亥向之原後配慶州李氏學生璽女有二男一女男時敘進士女都事徐宗集尹氏出男時敎李氏出時叙四男三女男顯行勉行餘幼時敎一男百行徐宗集一男二女男命寬內外孫曾總若干人嗚呼公之事實大略如右而昌翕以知公者深也重致其慨惜曰望其儀表而偉然聽其言議而沛然遇事能絜綱維見義不避齒舌師友之所引重顧及之所延譽上可以頡頏夔龍下不失籠挫龔黃以是取必乎期待者莫不云然而畢竟牛刀乍試眾邑未換埋沒乎維楊

一杯命耶數耶吾不復相人矣噫人物眇然斗筲居多今之從政果孰如浩然氏耶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信乎如逵者之說若是則余之慨惜亦知其未廣矣以是揭諸墓尚慰公靈也否

戶曹正郎金公墓表

君諱盛後字仲裕安東人生於乙未六月十七日卒於癸巳十月墓在楊州尾孔里寔大父三宰諱光煜之族位世系之詳載在其墓碑矣父諱壽一敦寧府都正母延安李氏月沙公之孫也君文藝夙就蔚有外家風調中壬戌司馬始授永禧殿叅奉歷司饔奉

事禮賓直長長興主簿工曹佐郎出監牙山石城縣
而入爲掌隷院司評刑曹正郎移戶曹遭彈不復而
終配林川趙氏監司遠期之女有二男二女男時敏
時愼女鄭夏顯李栢齡時敏無子取從兄時叙子勉
行爲子時愼子德行鄭夏顯子橚女李一吾君幼有
端操十四遭内艱能不惰其身子諒樂易善與人交
至愛好人倫推善揚美有足多者甞以琴碁詩酒命
堂爲四友客至欣然共之把觴授簡窮日夜無厭間
作滑稽輒令人解頥然有皮裏陽秋慨然於己卯科
獄遂斷公車迹於事若脫略往往綜裁入細居官廉

勤以善賑見褒牙山時南相九萬以護逆配于邑底君待之甚冷吏承眉睫奪還釜鬲于官謗由是起卒遭貶彈皆出於與南相濟之家夫旣好惡得正雖以此畢身坎軻榮也非辱也君則杜門養痾不廢嘯詠與兄佚老公頹然於花竹之間所作詩多至千首字字推敲而後示人宗人昌翕賞其工鍊刪留一冊于家云

從姪亨謙墓表

金生亨謙字泰仲我仲父退憂公之孫而其父曰昌說仲習母吳氏判書諱斗寅之女也仲父末年念嗣

子單弱祝其蕃衍所錫孫名以四德排次而後滿其數亭謙居第二最爲英特眉眼如畵勃勃有向上風氣蘇子所謂精華果銳之氣在家國能幹百事者於是乎鍾矣生之若不偶而奪之斯亟門戶之所期待終受幻弄於命物者耶自甲戌至庚寅促促爲十七年光則嗚呼短矣亭謙始學于其舅海昌尉背書綴句不煩提督而能邁倫其父又移送于吾弟敬明所則能恭受鎚鉗不違其訓識性與述才並進無滯礙敬明固嚴持師範靳於許可而獨稱亭謙爲難當步驟蓋未可量也歲己丑隨父至臨陂任所自臨陂往

迎宋炳翼女于善山郡衙路得毒痢僅委𠎝而歸遂不起以庚寅八月某日葬于楊州金村丙向之原距仲父兆數十步而近世系之詳載在其墓表矣敬明爲亨謙作壙誌其辭簡短惟曰克肖仲父据此則其姿禀之不凡與生死之關門戶盛衰擧可知已又此揭之短石所以重致其悼惜云

左議政老峰閔公墓表

天地有精明剛肅之氣或自星辰若山川鍾而爲人則必金貞玉瑩瓊異凡品其德行事業存不餒而没不腐若是者只可聞見不能數數有也余生也後不

識古人如何以耳目所逮而論之若老峰閔相國豈非所謂精明剛肅間見於斯世者耶公之通籍實在孝廟盛際 孝廟以不世神武赫赫君臨將伸大義于天下所欲與密勿帷幄發揮修攘之圖則罕當其意雖宿德重望皆逡巡于下風而公以眇然新進片言槪 聖心至褒以氣節將託以心膂豈不偉哉 上以姜獄事闕 先朝不欲羣下容喙公之應旨輒以此索言傍觀身靑以爲非栫楊則瘴癘 上乃呼使至前和顏以詳諭自此眷注有加豈不曰逆鱗之能批而强虜之可怕乎與論薪膽事慷慨欲涕蓋

知其可共事矣公早自淬礪能自得師其取大乎兩宋文正公者殆無間然　孝廟既召致二老與託魚水之契則公周旋翼贊能爲其所主而二老亦曰君側一日不可無此人其相須而交孚也如此遠　肅廟賓天忠賢心死而禮訟爲厲曁自己亥以至己巳中間平陂不知幾往復而終底於罔極公之憂樂存乎世道而不以一身又以一身與斯文同其屈伸者本末可見若在庚申之初羣奸黜伏朝著清明亦我東維新之幾也公與我先人進秉勻軸若宋元祐之馬呂並相人皆拭目以俟隆治焉時尤齋引年休退

公上告下勉得回其遐心矣又傍招玄石朴公咸造
于朝寺旌所及方于于槖進盖將聚精會神圖所以
大鋪經綸而難平者事釁生于嘉會將萃而渙民不
蒙澤則天也若詩之好賢如緇衣書所謂籲俊尊上
帝公實有焉吾知有辭于後世矣然公以未展蘊抱
終身以爲歉噫如公事業夫豈草草哉公遇事不苟
一一到骨所歷試皆奇偉可述嘗守東萊府矣與館
倭爭約條白刃投前而不目逃始至梟潛商首聚軍
以制跳踉倭乃熠而從誓　孝廟語筵臣曰國勢削
弱不能固守前約得閔某差强人意　顯廟時爲大

司成正色明倫堂自典僕齋童皆華傚振惰不獨衿紳爲然及横經丈席承音旨者樂甚鐘鼓斐然有譽髦之造論者謂自有國子惟公與金老泉鄭守夢能任師長云及按咸吉節不以其俗椎陋異視太學乃廣設教導使人誦四書家藏五禮間行飲射養老以申仁讓自咸營至六鎮千有餘里古肅愼砮楛之地儒化大行又張皇卒乘大蒐豆江以振旅指顧之間文武丕作皆可以即戎每出廵叱馭危棧迹遍乎殘鎭小堡凡所以奠民囿圉皆以久遠爲圖遂令鎖鑰克壯豐沛勢尊此其施爲之大者不容磨滅其細在

可略已若内行純備又豈可勝書哉公資禀旣殊又
善持養燕居肅然不邇聲色嘗日中秋月夕浴蘭著
新衣焚香誦詩氣象自別人當常存此意斯可知應
事有本矣自公撫世降至于今如爭累刼風氣内而
學校無政外而疆場無管以至朝廷表著之中無復
體貌由其精神都死事事皆餒政如氣過之地木石
亦無精華遊乎九原者其將誰與歸哉公渥顏鬒鬚
眼若曙星雖善畫如顧陸莫能髣髴神彩其在廟堂
若大朝會與我先人儼然端笏而立廷中咸屬目以
爲鳳麟之並峙憂危之來或望色而定公之弟驪陽

公嘗曰吾兄與金相俱是間世人物嗚呼此豈一家之私言哉公禮以褆身仁以利物密於綜事闊於取才或疑其於事太察於人見欺公不爲改曰是吾規模也公官至左議政晩乃養閒于三淸洞己巳 坤宮之遜公亦謫于西塞以壬申六月二十五日卒于謫中歸葬驪州之天居里至己亥八月初五日移窆于近闕負甲之原以前夫人申氏後夫人洪氏合祔公諱昌重字大受老峯其號尤齋所命也若其世系履歷之詳有桓楹在焉有一男二女女申氏出嫁李寅烒男鎭長洪氏出官右議政生五男三女男在洙

縣令啓洙縣監安洙學洙德洙皆早夭女女洪重錫朴師益李滋李寅斌三男二女男成坤泰坤元坤女洪致中郭熈績側出一女嫁李煊無后世之知慕公者多矣昌翕竊自謂有所儀圖又以兩家一體後當同傳故忘文之拙而樂爲之役亦不欲覼縷詮次略舉其德業大致使揭諸墓石以爲精明剛肅於是乎可考云

慈教堂俞公墓表

慈教堂俞公沒後幾年嗣子廣基圖所以炳烺幽顯受銘于權鄭兩公亦旣盛有稱述矣又以表石背虛

命昌翕文之噫友道貴懿奚間幽明二銘盡矣强贅似不情其將奈何乎公然而昧昧思之有所炯炯者矣記昔辛酉冬尤齋宋先生起謫中赴闕賓客十倍至充堂衍宇殆無趨隅地公不我橫肱若將斂已以引之俾得周旋毋怍此余識公之始也無何而遭時罔極山頹海沸各有一肚寃酷而顧余無面在世竄身荒谷蓋將與鹿豕同羣而猶恐不我受也歷公車嶺之側輒見其欣然解榻亹亹談話必至燈灺而雞號若其所聞夫師門受授之要世道汚隆之幾以及朝論之所由涇渭去趨之將判燕越其辨在毫忽閒

者一一剔剖足見識透而論晰余之欽服乎公者於是深矣伊後圑于玉洞睽以雪山不知有幾番離合而所未替者心期耳公旣有學問不無一試之意亦嘗爲師斥邪風力甚勁而晩見時象知利物衛道都不可爲則遂一意内修惟師說是繹其於知時識勢亦旣融徹而因之有瓚疾於是杜門息交不復以口耳爲事心則遠矣余之卽焉以紙筆宣意間有挑扣對語輒圓的可知觀内之功妙於一源而究竟所造又安可測其閫奧哉公沒而又結姻好益悉其閨門雍睦子弟雅飭食息詩禮不爲紛華所蕩於以見公

禔身而淑後非他人所可及也余今老矣閱士則多
竊嘗見褒衣博帶于于南遊莫不曰受記于葩谷而
察其所安太半是只見伊川面者然則門人之自不
謹嚴何有於程先生哉如公之躬行實踐以至肥其
家於賢師刻苦之訓亦足以發斯豈非尊所聞行所
知者耶以是揭諸墓本末可見余最慈教堂如斯已
矣公生卒皆壬辰名命賚字弼卿世系則詳見碣面
公早孤受書慈夫人以有立堂號卽宋先生所命云
配潘南朴氏生四男一女男廣基廈基度基俱進士
應基女趙昌彬廣基四男彥鐸彥鎰彥銓彥鏛云

外舅吏曹正郎李公墓表

白沙李文忠公諱恒福以扶倫巍節組豆于抱川之花山距黌宇百步爲曾孫諱世長字道遠之墓鄉老之過其下者指以爲典刑所在云李氏系出慶州顯于羅麗入我朝有諱延孫以湖南伯聞 端宗禪位永遯于振威冬靑洞於文忠爲四世文忠仲子諱井男贈吏曹叅判生諱時術吏曹叅判卽公之兩世而妣豐山洪氏叅判諱霙之女以崇禎戊辰九月五日生公幼英特秀瑩神彩蔭數人及長委禽于吏曹判書金公益熙之門愼獨齋一見器異稱以白沙肖孫

壬辰中司馬兩試掌太學議風裁峻正大革浮囂之習壬寅擢增廣文科選入槐院以假注書入侍敏於周旋記注簡該　顯廟以眼患夜對不設燭諸堂后記事舉皆胡亂而公暗中信筆以心爲準自中于界行無一字差錯入侍諸人莫不稱奇癸卯薦拜藝文館檢閱乙巳爲待教陞奉教前後載筆者例速完新薦苟於驟遷而公謂非焚香告天之意居翰苑三載必以得人爲限躁競者或譏之而不少撓例陞成均館典籍遷司諫院正言禮曹佐郎承命爲嶺南御史所歷皆濱海瘴癘或洲島絕遠衆所憚往者必出入

再三以是咨詢得周而病則祟矣丁未拜侍講院司書司憲府持平知製教選入玉堂拜副修撰移吏曹佐郎陞正郎歷校理獻納復入吏曹兼司書戊申遞拜兵曹佐郎還吏曹時大臣薦公剛明有才猷將大用未幾疾革以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四十一始葬于抱川溪流里至乙亥四月遷窆配金淑人生公後一年卒公後二十六年而歸室育一男二女男聖佐府使初娶領議政金壽興女生四女徐命遠安錫憲具景勳沈鏶再娶士人趙瑗女生一女尹敬哲三娶士人鄭重鎭女生二男幼長女進士金昌翕生三子

養謙致謙厚謙二女尹世亮李德載次女學生任由
夏生子翼周女金壽鏶公天資明爽標峻而識徹遇
事一刀截斷無纒繞巽懦意至其內行醇如也洪夫
人嘗嬰奇疾扶守不解帶者累年及其遭艱痛不欲
生草土外涕留枕席或至嘔血猶不以慽容見於趨
庭而遺敎在衣帶者黽勉遵奉以終身焉㕘判公爲
灣尹坐邑人犯越就理胡差大喝必欲甘心公奔走
廢飮食與人語泣涕交橫及將行貨以紓禍親舊感
其誠競以金繒爲助胡譯李一先亦爲之感歎事旣
釋鄭相國太和抵公書有天應感孝誠之語公自待

不苟尤審於去就洪相國命夏以父執居一洞國有大事欲其來贊訏謨而猶罕造焉尤菴宋公負望山斗世所趨仰於公公亦甚推許而公未嘗一及其門蓋遵白沙公不訪石潭之意及其秉史筆也貽書于尤菴取己亥獨對說話載諸金匱以其大義所存也公立朝日淺展布靡見乃其志節靖亮早以忠義自礪庶紹其先烈而命不倂身含用而沒嗚呼惜哉昌翕早贄公門陪侍無日獨記其秀鬢巖準眼若懸鏡凜然有可畏之表及與胤子聖佐受教於金淑人言公純誠懿行不愧古孝子推爲友睦恩意又淪浹信乎

無所矜飾眞發於中者也金淑人貞淑有至行始失所天晝哭若壞墻三年只一聲啜粥日數溢泣笞孤兒必以遺訓詔之及聖佐年旣十五携往哭墓若告成長育者然又與之遍拜族位施以哀敬每當家祭申戒以蠲潔魚菽於諸位思嗜擇味而進之至其登豆之飾皆平日手績所致蓋淑人媿賢訓孤其終始不懈如此公卒五十有二年聖佐將竪表于墓述公行治皆金淑人所嘗諄諄而其友復凄切宛然瀧阡情理昌翕讀之涕隕不忍加手稍爲刪約而歸之使揭諸石背云

行狀附行錄

先妣行狀

先妣系出安定牧使諱星斗之女參議諱萬甲之孫輔德諱級之曾孫母曰慶州金氏考判書諱南重嘗爲開城經歷以金夫人往而生先妣于官舍庚午九月二十八日也先有夢鷹之兆判書公曰是女必有俊聲自幼仁慈敏慧察於庶物甫十歲已能佐長者視中饋曲當其宜祖母鄭夫人乃守夢先生之女賢而有鑑識嘗稱先妣爲轉運才期以必貴參議公歿于嶺外鄭夫人血泣致毁無復悰緒先妣婉愉在側

多方以娛之又自作羹湯以調病口牧使公得減溫淸憂每稱孝女十六歸于我先君善事舅同知公所供滫瀡件件當意常恨未逮事先姑語及嗚咽終身如是也先君少頗淸羸又騰顯太早先妣常存老成之慮所以奉承未嘗一日弛心先君秉銓幾十年門庭如水不著雜人一迹所資閫治之淸切者爲多每榮祿之集不欲當賀而憂形於色及至昇而不已位極台鼎則凜乎淵氷之惕與先君共之天不助順乃降己巳大禍嗚呼寃哉先妣氣仁偏於不忍之感同知公享年七十餘百福具全咸慶其善終而先妣之

哭之也若裂墻壁沸至洗裳而漲于地弔者莫不嗟
異雖先君亦病其過節而莫使之裁也前後遭同氣
慽踰年不啓齒甚至婢僕物故及凡民有喪稍可悼
惻者聞輒嗚咽廢食其善懷之倍常情如此先君臨
命知其無濡忍之志所以丁寧寬譬勉以苟全以庇
諸子者不一而足終以一紙書爲訣曰不全諸孤莫
會黃泉先妣盖捶胸頓顙而受之矣凶變之夕櫪馬
亂跳隣巷沸咽天又大風發屋黑雲蔽塞人理之酷
殆欲擧室赴海而不可得矣棺斂之側母子方宛轉
頓擗而先妣忽止哭謂不肖等曰此爲何地而遭斯

酷乎然若在京矣則鋃鐺晝地甓甓十字街受困萬端顧不使彼凶益張氣乎今乃免此而夷然含命彼之凶虐亦無可使矣且不意夫子之恬於處順若是其貞也吾與爾輩當奉遺命姑不滅死而圖所以返櫬已矣不肖輩既遭罔極竆無辭以慰先妣而遽承理達之誨非念所及幸能收聚頑魂奉柩出海海島緬邈千里于幾草輿與牛車傾側擾攘行及半途則天怒未已凶徒之經營日深北來聲息益洶洶或云家被籍沒或云罰及諸孤又有謂朝家既斷以重律矣不合安葬先山衆難羣疑不勝其紛然故不得已

自德坪迺住温陽爲觀變進退計凡於倉卒屛營之際隨事奉禀輒蒙其從長擇宜不主偏計而處之有裕終獲返葬于楊山而掩土未幾奉往金化轉入永平之鷹巖皆絕峽荒寒百無一可聊者先妣固凜凜漸綴而誠力所致猶在於饋奠一事及諸孤蔬食之節不使有毫髮未盡而所以遣日則呼寃叫屈仰彼蒼蒼有足以泣鬼神而感風霜者甲戌傾否乍見天日而俄又晻翳蓋九萬當局曲貸諸賊奴天討用遏先妣之所寃鬱殆甚於向時矣及至辛巳坤宮賓天内外巫蠱獄逆節呈露杭與希載牽連爲鬼蜮者

闖發一婦之口快張萬人之目黷與宗道追施逆律凡此三四巨慝始嘗謀害我國母以及先君者而九萬之所未䕶若有神殛天則於是乎定矣伯兄適以金吾官終始按鞫目見杌希載騈首就戮狀亦一天也傳食之婢絡繹有報則先妣鼓掌而稱快顧謂昌翕曰吾與爾輩腐心十餘年幸見此日汝兄之立朝亦不爲無說矣自伯兄勉承朝命凡典兩邑先妣不肯赴曰吾豈當專城養也後被舅氏苦勸沁松兩都始得奉往而素患痰火之疾年增月加竟以癸未六月二十二日棄諸孤于京第嗚呼痛哉先君訣書所

嘗隨身者如命著柩中自頃禍酷以訖一紀完延此五箇頑喘先妣之用心苦矣況如業緝兩弟則先君之所結念謂必莫全以其病纏骨髓也而乃能終孝列於服位先妣一腔血所矢自獻於先君者於是告畢矣先君始葬于楊州之雩谷以禍初渴急未克擇地也方謀遷奉而先妣沒矣遂以是年八月某日合窆于楊州金村之先兆先妣心力絶人事事不苟尤謹於蘋藻一事將祭力疾視具或至植立徹曉宿戒婢使皆以明衣服從事自漑濯釜錡以至執爨秩然有序所奉之物勿令褻呼而加以尊稱及夫盛諸籩

豆則光潔芬芳不似人手中造出者可知爲誠慤所致也訓子以義自兒小微過無一掩蓋於先君而必使受罰雖至長大有不當意嚴加叱責使不得轉面焉尋常所冀待欲其卓犖樹立免爲苟賤之歸而普愛諸孫亦喜俊而悶駑也最惡訾窳厭事者常以此勗勵諸婦雖沉綿閉戶之日多而戶外纖碎了了不可欺御下雖嚴而曲軫飢寒觴瀝豆羹之惠或有未均則輒作數日惡常曰捶楚與酒食之政要當並行一被馴使雖甚擁腫者必底成才以至破笥弊帚皆令收完以有用謹於蓋藏而樂於施濟或有口未及

言而察眉而副欲者矣至於酬勞報施則不以日久而或忽也蓋仁恕體物嚴密持家固宗黨之所仰而然猶爲平居範度耳若其遭變制義分外英懿則人或未必知也抑伏記島中環泣之日昌翁以先妣少時事爲請則先君乃言曰汝慈本以英敏之質通曉事理事先考克盡忠養先考甚宜而鍾愛焉少時以余羸弱若抱終身之憂何嘗見一日弛念乎於財利脫然不苟若論其寡慾等品則罕出其上中年以後汝輩所睹或似有不簡略者然余則知其本心矣嗚呼先君之所深知見於末命者如此只此數語金石

不刊凡我後承欲知閫範之萬一者其尚考諸此矣夫

先府君行錄

性素端方沉雅而自少加功於肅括最深故莊嚴之度老而不弛

少時在醜夷雜處中超然危坐肩背竦若山立識者知其爲貴人風範

風儀秀令蕭容清粹之發如霽日磨鏡無復垢翳雖在憂困中氣象一向和朗絕不作憔悴顰慘容望之者自不覺忘愁蠲忿

自動容周旋以至出辭處事表裏觀之無適而非温潤如玉粗厲尖薄冷峭之氣一切不存焉

接人則和敬俱至而語默詳簡各有攸當至於開襟之話風味温温馥郁芝蘭之臭襲人

追遽沒次第滚急易搖颺處步履折旋有度而餔餟匙筯不錯亂

藹然祥和之情常留於面目雍容整暇之意有裕於舉止

文字不厭屢黜竄要以妥叶爲限字畫必楷正不以潦草而放腕書札中鮮有換錯月日及紕繆儀式

目不斜睇手不妄用笑不至放聲蓋存乎中者端慤無雜故形色之違天則者自少

平居對家人婦子欽欽如對大賓非重疾未嘗偃卧雖盛暑不去巾襪衣服惟謹

遇客恭謹不敢以褻衣相接雖襱襶不曉事衆所嚬戚者不敢以傲惰加焉亦罕有欠伸撰杖屨之時厮流賤品稍自攀廳而拜者未嘗爾汝

語及先輩雖非名賢例舉別號或稱老爺而尊之十年以長外罕見其呼字也

遇事無大小一以難愼之意先之凡於論議文書間

泉謂可兩言而决者必屢次詳復尋得其十分妥帖處而定其可否蓋嘗秉銓主文至於十年之久而人莫議其後者以其善秤停而絶滲漏也及夫他人承代則無何而紕繆橫生顚沛隨至於是人尤服其難及

同知公病中思梨而以非時不得佳品以此遂終身不喫梨

早失所恃爲終身痛以其未逮事者致孝于從母甚篤從母自子邑還京第則輒源源迎奉于家怡愉之侍志物之養無有匱焉於伯姊亦母事之終始

順適其意遭慽致哀哀動傍人

事兩兄愛敬隆至而坐次辭氣之間執禮孔嚴蓋遵

夫文正公不敢並肩僊源公之意

退憂公病草土甚沉淹閱歲以衰麻養疾罕有解帶

之夕至於證情轉變藥餌加減必細察而詳討之

不以委諸庸醫醫人亦不敢胡亂呈伎

簡莊以御諸子不煩教條見不當意多正色以勵之

待有大段方始嚴訶而峻責之最是惰頑不收檢

詭誕不端的深所煩悶苟能嗜古文向眞學者則

雖凌高厲空不惟不以爲迂實願子弟有此以故

科學去就若舉業疎密任各自爲未嘗屑屑也顧恤親舊曲有情意凡百婚喪之需莫不隨求沉應寧適物有不敷而誠靡所不到詳記其日期雖在卯酉倥偬而未嘗差過焉尤不忘久要窮族之在鄉曲者既囑其地主使庇存之矣時節扇曆與藥物副急者見輒寄情瑣瑣封包件件表識莫不經手書疏如山非疾病不肯倩子弟爲之也

凡私曲請囑之來一切裁之以義間有所謂公私兩便者揆諸法守有些未安則輒揮拒之雖親愛之言再三到耳或至累日攪瀆而不以撓改焉

馭僮僕頗嚴緊稍見橫濫輒施重刑宰相家例有一二桀黠少不得憑　使氣歛而獨此縮縮守拙不敢出大聲於衢街間以故閭巷之議有某宅厮奴之目投刺者亦不以阻閽爲慮

門庭淸閴不許雜人出入伎倆乖巧如董庭蘭之徒尤一切屛遠也

酒戶甚寬而自非逢場被勸則未嘗自引壺觴以至沉醉

嚴持少時之戒若防坑塹嘗掌試北闈與方伯閔老峰尊俎流連屢閱月女樂在傍而視之澹如也每

日暮酒闌傍人竊偵其如何而兩公之持戒益密
北路之人至今欽誦以爲裨僊中人
所居凡案箱篋秩然安頓得所雖赫蹄之微各從其
彙部無一翻亂
平生未嘗有挾貴傲物之意位高而滋益恭少時則
贅寓明村與鄉人追隨忘形使鄉人安其眞率也
甲辰以銓長罷往于茲復尋同社之好而眞意依
舊招呼園翁溪友分曹爲從政戲蓋賓主懽然兩
忘其名位焉
前後赴謫擕頓有千里之程而略不示德陪往者雖

年少之人到店莫不困倒不振而獨挺然危坐又
人士趨拜者布路充舘而酬應至夜禮數無愆不
繼以倦
乙丑查使之來擧國洶懼以爲事將叵測及至南宮
擯接擧止極從容虜使望其儀表嘖嘖稱偉曰眞
閣老也在中國亦不易得每見譯輩亟言其可敬
之意是時人心鎭定事亦善收殺不爲無助云
爲營 陵捴護使時均役得宜事擧而民不擾有村
婆嘗感服其德聞其南竄向客咨嗟曰仁相國有
惠於民胡爲其遠謫也季舅羅公𥙿馬時親聞之

云矣

爲銓長待郎官寬簡有容南尚書二星嘗謂人曰婁

公盛德吾爲所包容久矣

不以得時而有傲慢之色不以失時而發嗟怨之言

不爲猜防以待物亦不爲牢籠以求合

於人取其淑均而不巧飾最惡夫有鱗甲而用機權

者去彼取此亦不欲加諸已以故身涉駹䑛之世

而耳不受捭闔之說

臨終有教曰余於知解未透惟持敬一事猶可勉企

故有意提撕而未有立云

三淵集卷之三十